

八仙得道傳

徐枕亞題



雲先





## 徐序

。 厘父老友以整理无垢道人所著八仙得道傳彙相示。並屬任校訂之。事无垢以世外之身。宜於名利一切。無所介於懷。乃獨於修真養璞之暇。縈其心於著述之業。知其意固有在。而其著作之價值。尙待言哉。不甯維是。道門中代有聞人。而其人與事。僅傳於鄉曲婦孺。似是而非之歌謠諺語。匪特失其真相。而唐突先哲。亦莫此爲甚。今觀八仙得道傳所記諸仙得道始末及修道行道情形。極見詳盡。其所以改正世俗傳說之訛謬者夥。頤而尤以糾正純陽祖師三戲白牡丹爲三試白牡丹之誤。有功元門世道。最爲偉大。外此屬於攷据論道諸端。亦復精覈宏博。是誠道家之至寶。學府之奇書也已。所惜書經兵燹。殘缺過多。雖經

厯父審理之功。而訛繆尙屬不免。且查无垢稿中。似亦不少舛誤。故其自序中有倉卒成書。難免舛錯之語。校訂一過。擇可改者改之。應正者糾之。其較有出入。不便率更。如費長房似爲王一之誤。又漢武見李夫人魂。所作歌詞。在可解不可解間。亦與儒家記載不同。厯父與余皆經瞥見。而未敢卽爲更正。似此類者。恐尙不免。此則有望於讀本書者。探索而指示之。庶異時再版之頃。可以一一摘舉。便利後學。定非淺尠。是亦无垢之功臣。而道學家文學家所應同聲感謝者也。民國二十年八月海虞徐枕亞序。





## 許序

八仙得道傳。峨眉无垢道人所著。无垢爲川邊某縣人。其先世嘗仕滿清朝。至无垢之生也。家綦貧。父死。母再醮去。无垢乃流落成都。不知以何因緣。得識清雲觀老道。志元法師。志元有道行。又得相人術。謂无垢性行雅類。畸行之士。是宜於世外中藏其身。而弗宜於風塵囂競中。爰收列門下。親授以道家經旨。无垢性本聰穎。而志元督誘教誨。匪不刻意盡心。故至无垢中年。已盡傳志元之學。且深習玄功。能知未來過去事。常數月不進烟火食。顏色豐滿如恆。若處市廛間。則食息起居。初無異恆人。與人語。亦罕及道家意理。彼蓋不欲以奇行炫世。故自晦悶如此。然經久而人之知无垢者。乃漸衆。无垢所至。有就而問道者。有欲從



游世外者。无垢不勝其煩。繇是所經之處。每不以真名示人。時當清代。咸同之交。无垢知大亂將起。不忍睹江南殺刦之重。乃北行。入京師。寓各道觀中。凡十年。於時姻長陸敬甫觀察。方游幕京華。與无垢交最善。適觀察因案株累。幾釀殺身禍。幸主持更有敬仰无垢者。无垢爲一言解釋。沈寃立雪。大吏且以此知觀察之爲人。引致門下。後此得出仕外郡。皆此大吏揄揚之力。而實起於无垢一言。從此觀察交无垢益密。无垢亦謂滔滔人世中。如觀察之清正淡泊。以從政之身。而不爲俗塵所牽者。實不易多覩。蓋自是厥後。觀察始得窺見无垢真相。而知爲世外異人也。敬事以師禮。而无垢所傳授養生要訣。多非世所習知。觀察如其教。終身無有疾病之厄。享年至九十八歲云。无垢寓京旣久。一日。忽謂觀察。言將奉召。赴海外一行。臨別。以所著經文及八仙得道傳稿相



授。曰。苟得其人。卽畀付劖劂。觀察受書歸浙。常以未得其人爲恨。旣而有太平軍之變。觀察絮家遠避。中途遇刦。資斧盡喪。盜得无垢稿。任意蹂躪。惟八仙得道傳一稿。殘損較少。而先後顛倒。棼如亂絲。亂事旣定。觀察乃以經文贈之重慶滌庵道人。滌庵名道人。而實非道流。以心折道學故。常黃冠作羽士裝。而所交尤多方外人。生平旣寢饋於道。凡諸道家言。自道德南華。以至近人著作。讀無弗徧。觀察旣慕其品之高。復取无垢所與談玄門奧旨。以相質難。滌庵頗多膺合。因慨然曰。无垢所言傳人。非此莫屬矣。則盡以經文歸之。而獨留八仙得道傳。以爲小說體。文義較淺。欲親爲整理付梓。然後卒以事不果。觀察逝後。後人改習商。設肆闌谿。雖知有八仙得道傳一稿。莫能勝整理之責。此絕世道統妙文。幾將飽蠹魚之腹。適余有蘭谿之行。宿觀察少君所設肆中。昕夕



傾談。偶及此事。余亟索稿一觀。見其行文之古雅清華。詞旨之奧妙條  
鬯。洵屬脫盡烟火氣。而別具行雲流水之風者。雖古今名小說家之著  
作。能肖其文。而不能得其文外之趣。其他經文。余所未見。見亦未必解。  
顛論此書。僅其餘緒。而美妙如此。仙乎仙乎。謂非曠逸今古之奇文乎。  
研誦幾過。愛不忍釋。不自揣其能否勝无垢所謂傳人之作。竟效毛生  
之自薦。爲任整理之責。於其缺者補之。損者益之。顛倒而錯雜者。排次  
而糾正之。旣竣而付之梨棗。且屬老友枕亞爲任校訂之責。蓋所以示  
審慎之心。兼恐魚豕之誤。負无垢一片苦心也。願書經散亂。整理校訂。  
委非短時期內所能蒞事。而余與枕亞。皆困於衣食。無暇專任其事。紕  
繆之處。仍恐難免。所望讀者諸君。於研習之餘。舉所知以相示。匪第厘  
父枕亞之幸。无垢之靈。必且爲諸君祝福也。

越東許厘父於序海上清風明月廬。



# 原序

余少孤失學。流落成都。幸遇志元師於清雲觀中。教以宗義。授以大道。相從二十有八年。始乃略識玄理。漸通性命之學。而志師雲游西土。凡數十年。不得一相值。每念教迪之恩。未嘗一日去懷。至咸豐二年。遵志師命。游覽江山之勝。自蜀中首途。歷南北十餘省。所以強骸肌。增膽識也。後乃稅駕京塵。擬稍留數載。將作口外之游。不意四方賢哲。謬探虛聲。千里問道者。時有其人。質鈍學膚。何足以爲人師。而感於諸君子殷拳之意。又何能自釋於懷。爰就志師所教誨啓沃。與夫數年游歷省悟所及。著書若干卷。以供入門之助。猶今儒家所謂啓蒙之學。淺隘粗鄙。不足當大雅一粲耳。各書旣成。復念道統失緒。於今爲甚。後之學者。容





有數典而忘祖者。是道家之憂。亦吾身之責也。故就老祖以來。迄於近代。諸仙祖得道始末。與夫修道情形。著爲八仙得道傳一書。爲便利初學起見。特仿稗乘體裁。用尋常方言記載。良以道統衰落。道流多不通文義。此作旣爲通俗。求其廣博。固無取於高深也。惟是倉卒成書。校讐未竣。又有海外之行。攷據容有未審。舛錯在所難免。純乖糾繆。以俟後之君子。同治七年。无垢道人自序於京西白雲觀。



# 八仙得道傳第一集回次

- 第一回 借龍丹仙人助孝子……………起貪念惡吏索神珠
- 第二回 兩點龍泪洒成望娘灘……………一柄仙劍刺破箴龍眼
- 第三回 試道心特設迎龍關……………解凡體投入孝女懷
- 第四回 受謗言不夫而孕……………明心迹別女投河
- 第五回 錢塘江龍游傳古蹟……………東海岸徒弟覓師尊
- 第六回 爭意氣二龍搶珠……………鬧上界玉帝求賢
- 第七回 說分上名師救高徒……………提往事老鼠化蝙蝠
- 第八回 老蛟登岸毀福德……………月老下海作龍媒
- 第九回 邀天眷實授龍王……………博庭歡假製螺肉
- 第十回 鰥魚驚艷……………田螺報恩
- 第十一回 遷怒迷人蛟龍洩恨……………當場出醜法師收妖



八仙得道傳 第一集 回次

二

第十二回 文美化身驅妖孽……………仙賜被攝入御園



# 八仙得道傳

峨眉无垢道人原著 東越許塵父整理

第一回 借龍丹仙人助孝子 起貪念惡吏索神珠

列公聽者。從來說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可見仙凡二途。原是一個來頭。既有凡人。怎見得沒有凡人修成的神仙。列公不信。讓著書人說點證據出來。給大眾研究研究何如。按自來神仙甚多。而神仙中最為世人所共知共聞人人敬仰的。尤莫如八洞神仙。今人大概簡稱他們為八仙。著書人自幼好道。曾經讀過許多世不輕見的天庭秘笈。海上奇書。肚子中着實收藏了許多神仙故事。怎奈人事太生疏。



八仙得道傳·第一回

二

了。說將出來。未必動人信仰。還是摭舉八仙得道始末和種種實事。顯蹟來談論一下。此等事蹟。或爲婦孺所詳。或有古蹟可憑。顯見著書人不是撒謊兒哄人罷。說那八洞神仙的修真得道。始于何時。經歷多少年代。包含若干情事。正似一部二十四史。不曉從何說起。經作書人很費了一番苦心。才覓到一個小小端緒。列公們可曾聽得古今傳說。有句什麼二龍治水的故事兒麼。這事說來好如平淡无奇。不道經作書人仔細考查的結果。竟和這八仙歷史。有些小小關係。按着事從跟脚起的規矩。要說八仙之事。竟不能不借重這兩位龍君。作個開場的引子。原來這兩條龍。一在天之西。一在海之南。當那太古之時。南瞻部洲西方一帶。都是很大的澤國。其地稱爲灌口。是玉帝外甥二郎神所封之地。所以稱爲灌口二郎。如今四川地方。還有一個縣分。名叫灌縣。就



是這個出典了。那時候。二郎神鎮守灌口一帶。時顯靈異。附近水陸居民。無不虔誠奉祀。神廟中香火不消說。是盛極的了。誰知那水國之中。向來有條老龍。因懼二郎神威。終年不敢出頭。只在海中潛身修煉。得壽萬千年。已成不壞之身。二郎神通極廣。只消慧目一觀。神機默運。這海底海面之事。沒有一件瞞得他耳目。也因此龍苦修已久。既不敢出來害人。何苦和他作對。所以一逕裝個媽虎。不去理會他。這日也是合當有事。那岸上有個孝子。姓平。名和。自小來便沒了父親。只剩寡母王氏。守節撫孤。把他養成一個勇健兒郎。偏偏王氏因作工過度。把一雙眼睛。都弄瞎了。平利千方百計。求神拜佛的。想要治好母親的眼。可總沒有效果。不覺大怒道。我娘這樣好人。爲何得此慘報。可見天道是靠不住的。神佛是沒靈感的。這樣一來。便把一個好好的孝子。激成一



種憤懣躁烈的脾氣。不過王氏病已難治。儘他兒子如何發急。兀自沒有用處。這平和惱過多時。也竟無計可施。只有刻苦勤勞。掙了錢鈔。奉養這位慈母。王氏雖然害了眼睛。却得兒子如此孝順。心中也就寬慰了不少。常常聽得兒子怨天尤人。那種不平的說話。兀自懇懇切切地訓戒他。平和因此稍知斂迹。每天除了作工養母之外。絕不敢多跑一步路。多說一句話。王氏益發喜悅。便對平和說道。兒呀。我雖瞎了雙眼。有你這樣兒子。本來用不着我自己出去賺錢。就沒了眼睛。也害不着什麼。平和道。娘休這般說。兒子孝順父母。都是應分之事。像娘一生忠厚貞節。還得這等毛病。那是不應分的。兒子要能上天入地。無論如何。必要查明這個原因。弄些仙藥。治好娘的眼睛。才肯干休。王氏只當他是一句孩子說話。也便一笑置之。不道平和一面勤力做工。一面仍是



到處訪問。可有醫治瞽目的法子。這天。因家中柴草已盡。一早入山。砍了些枯枝。背在肩上。慢慢下山回來。行至半山中間。忽見一個道人。相貌清奇。神情飄逸。行動之間。似有一種祥光瑞氣。裹住他的身子。平和料他有些來歷。慌忙丟下柴。上前唱個肥喏。問道。仙長何來。那道人笑道。我不是仙人。只能替人醫治病痛。算個走方的醫生罷了。平和聽說。心中一動。忙問。不知仙師可能醫治多年的瞽目。那道人答道。百病都治。只除瞎子不醫。平和聽了。不覺吓了一跳。拾起柴枝。架在肩上。要走。道人笑道。你這孩子。怎恁般性急。平和道。我家只有一個老娘。我娘身體都好。就只雙目失明。偏你這道人百症皆治。不醫瞎子。分明好像有意和我作對一般。我還和你講什麼來。道人又笑道。我雖不醫瞎眼。可知還有一個專醫瞎眼的先生。我不舉薦與你。你却何處去尋。平和見





說有這等醫生忙。又丟下柴。向道人打躬說道。小子實因出來久了。怕老娘盼望。所以急于回去。方才言語失檢。道長休怪。道長出家人。慈悲爲本。既有這等醫生。干乞告訴小子。好去上門請他。果能醫好我娘。一則是仙長陰功。二則小子必要重謝仙長呢。道人點首笑道。你一個窮人。一天到晚。掙錢養娘。還不得寬裕。怎說謝我的話。倒是出家人慈悲爲本。這話却有些道理也罷。你我在此相逢。多少有點前緣。貧道也敬你母子節孝。指示你一個去處罷。離這山三十五里大水之中。有條孽龍。修煉甚久。每天子午二時。一定昂頭水面。吸取日月精華。口中噴出紅珠一粒。光照水面。閃爍晶瑩。乃是煉成的丹。你可前去伏在水邊。等他噴珠之時。念一句唵哩烘哩烘的咒語。用手一招。此珠必飛至汝手。可急藏回家中。掛之堂前。憑你愛甚要甚。只須向珠默祝。都可應念。



而至。至於你母眼病。只須一觸珠光。便能回復。從前光明。包他一輩子再不能瞎。平和已知道者。必是仙人。聽了這話。拜伏于地。道人笑着扶他起來。說道。不必多禮。牢記咒語。必可得手。老龍見珠入你手。必來搶奪。彼時有我在暗中幫你。不致誤事。放胆去罷。說畢。一陣風起。那道人化陣金光。瞬息不見。平和大爲驚異。忙又望空叩謝。肩柴而歸。因恐母親膽小。却不對他說知。候到晚上。三鼓向盡。獨自一人。出了後門。如飛趕到道人指示的所在。找了一個蘆葦叢中。把身子蜷伏起來。連呼息也不敢透。只呆呆的望着水中。直至子時光景。果見一陣紅光。從水底直透水面。驚得那些魚蝦之類。紛紛逃開。那紅光升上水面。有一丈多高。向着月光。一上一下。一高一低的升沉着。同時似有一種白如銀淡如烟的稀霧。圍住紅光。平和那有工夫去瞧那水底的龍身。一見紅珠。



喜歡得幾乎跳將起來。慌忙鎮定神思。默念一句唵哩烘哩烘。一面伸手向紅珠一招。一霎時間。覺那紅光向眼前直飛過來。幾乎連眼睛都睜不開了。平和更顧不得死活。拚命價伸出兩手。想要圍住紅光。探取紅珠。更不料紅光漸少漸稀。自己手中。却似握住一物。仔細一瞧。不是那粒晶瑩閃爍光芒四射的紅珠是什麼。平和這一喜。更其非同小可。待要起身出叢。忽地一陣狂風。向這蘆葦深處捲將過來。一霎時天昏地暗。月色無光。耳中只聽得轟隆之聲。宛如雷鳴一般。只在平和頂門上盤旋下來。唬得個平和握珠伏地。只叫仙師救命。仙師救命。猛可裏聽得空中有人喝道。孽龍不得無禮。聽我法旨。我乃九天縹緲真人。憐汝修煉多年。不成正果。又念平和孝心格天。特借汝丹。救彼母親。兼立功行。普濟世人。你失丹之後。軀壳不保。生魂可仍在此間。切不可離開。



一步。三年之後。他應逢災難。彼時魂託汝身。汝倆合身爲一。自有一番功果。你和平和。各得其所。正是一舉兩得。此時不必相仇。說罷。風定雷止。依然一輪皎月。懸掛太空。照耀得萬頃烟波。光明皎潔。只見紅珠出現之處。水面現出一個老龍頭。望空點了幾點。躲下水去。一點聲形都不見了。平和也慌慌忙忙。恭恭敬敬的。叩了幾個頭。爬出蘆葦。挾珠歸家。却已東方發白。紅日高升。他娘正在牀上。摸摸索索地披衣起身。哩。平和不敢驚動。仍和平日一般。走進他娘房內。剛叫了一聲。他娘忽然把眼睛睜了一睜。道。孩兒。你手中捏的什麼。這般紅紅的。真是好看。平和見娘已能見物。驚喜之極。却不及稟明原因。先把紅珠取出。向他娘面前這一晃。他娘猛地立起身來。大聲說道。我的兒。你從那裏弄來這個寶貝。我一見此物。兩眼大明。竟比年輕時候。還來得個爽利明澈。



咧說時。伸手問平和要這珠子。平和忙說。娘且莫性急。這寶貝可不是這麼玩法。待孩兒想個法子。將他懸掛起來。娘可時時看他。包你一輩子眼目清明。再不會生出病痛來。他娘依言。跟着平和。一同走至中堂。看那平和把珠子用線絡好。掛在中間。便有一團紅光照徹內外。從此以後。不但王氏眼病若失。母子倆身體精神。都覺得十分爽快。十分快活。而且這珠子真可稱爲如意珠兒。無論需用什麼東西。只要對他默默地禱祝一遍。這需用的東西。自然會發現在屋子裏。真是取之不完。用之不盡。家中得此有力的扶助。母子們衣食一切。都用不着憂慮的了。偏這平和性情奇怪。家中雖有此寶。他却一天不肯偷閑。仍和日常一般勤苦作工。風雨寒暑。概不休息。一天。王氏對他說道。兒呀。這如今微天之幸。你我衣食無虧。生活有着。你的年紀不小。也該留心訪尋一



位有才有貌的姑娘。早早完了婚姻之事。也好教我了却一件大願。平  
和聽了。答道。母親慈命。孩兒敬當遵從。怎奈孩兒自蒙仙人賜珠。治愈  
母親目疾以後。曾許下一個大願。要立下五百功行。才敢講到婚姻之  
事。如今看看過了一月多了。也曾出入留心。並沒甚事。可容孩兒施展  
的。這便怎樣。王氏見說。猛可地醒悟道。孩兒那也不難。想仙家至寶。原  
爲濟世之用。我兒既然得之。還該公之于人。不但自己積德。也替那位  
仙師和老龍爺立些功行。一句話還沒說完。喜歡得平和直跳起來道。  
畢竟是娘的見識高。孩兒怎麼竟想不着。如今孩兒就去。做個走方的  
醫生。凡人有難治之症。只用紅珠一照。包他却病延年。再有貧苦人家。  
衣食不敷的。孩兒還可默禱紅珠。把些銀米與他。恁地時。不上一年。敢  
則立了千把件好事了。王氏連說很好。我兒見義勇爲。不可怠慢。既已



想着。即日就去試辦試辦。看行得行不得。平和笑道。寶貝是不認人的。既能治母親之病。自然也能治別人的病。既能照應我娘兒。怎見得不能救別人的困苦呢。王氏笑道。恁地時却不是好。于是平和也不去做工了。天天挾着紅珠。往來游行。凡是有病的人。經他把珠光一照。病人得了寶氣。無不全愈。先是專替近村之人醫治。後來大家傳說開去。竟有遠道之人。不遠千里的。前來求治。平和一心濟人。不但不取銀錢。就是送來禮物。不能推辭的。也只分送給村中貧乏人家。還有些誠實規矩的人。因時運不濟。弄得生活艱窘的。便向紅珠求點銀米。送他。如此一來。不消三年工夫。這平和。大善士的名氣。早鬧得遠近皆知。而且平和性情爽直。從不曉得撒謊欺人。人家問他怎的。一旦學得恁般本領。他便說。都是紅珠之力。自己是一點不知道的。再問他何處得此紅珠。



他也總不相瞞。老實實的告訴他們。因此便惹動一個人的注意。這人非他。便是灌口地方的官長。姓毛。名虎。聞得自己治下有此異事。便想傳那平和去一問。要是果有此寶。當以官長勢力。問他要這珠子。想定主意。就和他妻子胡氏商量。胡氏喜道。若有此寶。可先著他治好我女兒的病。甯可多化些銀子。問他買了來。若是一味用強。恐惹百姓議論。毛虎依言。打發兩個差人。下鄉來傳平和。平和問起原因。差人說是本官小姐患的癡迷之症。聽說府中有治病神珠。特請先生攜去。治好小姐之病。自有重報。平和稟辭母親。就要前去。王氏聽得官中相召。不覺縐眉道。孩兒這官場之事。不是容易幹的。此去務要小心在意。平和應聲曉得。跟了差人。同到衙門。毛虎聽說請到了神珠醫生。心中大悅。親自出來。以禮相待。動問得珠緣由。和此珠功效。平和從直稟告過了。





毛虎聞言也還似信非信的。便請他進去醫治小姐之病。平和相隨入內。見那小姐面白如紙。目定神迷。分明是妖鬼附身。平和取出紅珠。向他一晃。這珠原是靈物。那些山精野鬼。怎能擋得這等靈光。但聽阿呀一聲。這小姐向後就倒。平和收了靈珠。小姐又蹶然而起。見父母都在一邊。不覺大哭道。爹娘啊。孩兒好苦也。毛虎夫妻都喜歡得說不出話來。齊向平和拜謝道。小女自得此病。已有半年。不省人事。就是家中親人。也不大認識。今蒙先生神物一照。立時清醒。先生真我家恩人也。平和忙着謙遜。這小姐自言。春間在後園玩耍。忽然一陣腥風。觸鼻而暈。以後所作所爲。全沒主意。也不曉什麼道理。平和道。這不消說。是一種什麼妖精。附小姐貴體。來享人間福食也。毛虎把平和邀出外廳。酒筵款待。席間動問平和。可肯將此珠出賣。平和笑道。小民雖得此珠。却不



能算是自己的。將來期限一滿。少不得仍由仙師收回。還給老龍。小民果然不得擅賣。就是老爺得去。也不能久長。何必多此一舉呢。毛虎只當他是推託的話。再三懇商。平利究竟是孩子心性。怫然而起道。小民得此神珠。先爲醫治家母眼症。後來才替別人治病。左右不過藉此立點功德。從來也不會得過人家一點好處。若是放在老爺府中。老爺那有這閑空時間。替人治病。却不辜負此珠。老爺是大貴之人。穿的吃的。使的用的。那一件兒不得遂心。就得此物。亦不過將來珍藏起來。究竟有甚用處。却不就悞了小民行道的功德。似這等損人不利己的事情。我勸老爺少做爲是。毛虎聽了。不覺大動肝火。便命許多差人。將平利捉住。搜出他的珠子。免他妖言惑衆。弄出不軌之事。平利見衆差上前來捉。心中大怒。立刻離席而起。伸出右足。就踢翻了一人。又一拳。打倒了



一人衆差發聲喊。各持兵器。一擁而上。平和恐怕有失。取珠在手。大呼道。老爺不必動怒。衆位哥。也不用廝打。聽小人一言。毛虎只當他願意獻珠。忙命衆人。且慢動手。看他有什麼話。只見平和從容稟道。老爺是小民的官長。老爺有命。小人怎敢違背。怎奈此珠委實不是小人所能久佔。小民若擅獻老爺。將來仙人責備。老龍索取。小民也逃不過一死。還不免負一個監守不愼的罪名。若是忤了老爺之意。也不能出得衙門。總是一死。小民甯願死在老爺貴衙之內。死後有知。還能求諒於仙師老爺。不信。請看小民立刻把此珠吞下肚去。小民當然不能活命。就是一時不死。任憑老爺刀斬斧砍。小民不敢有怨言。說罷。張開口。把顆大如李子紅如丹霞的紅珠。塞了進去。一仰頸。嚙的一聲。滑入腹中。毛虎忙命衆人快搶。却已來不及了。只見平和顏色大變。面如金紙。眼若



銅鈴向外面直衝出去。毛虎不敢攔阻。由他出了衙門。一口氣趕回家中。見了他娘。伏地大哭道。我那苦命的娘啊。孩兒如今再不能侍奉你了。王氏大驚問故。平和只說得一句。紅珠已入腹內。王氏不等他說完。已唬得面如土色。匆忙之中。不擇言語。只說。怎麼好。珠是龍丹。丹入兒腹。是要變龍的呀。一語未完。猛可的狂風大起。烏雲四合。王氏只覺眼前金光萬道。神眩目迷。半空中似有龍鳴之聲。定睛一望。果見一條金龍。蜿蜒上下。再瞧平和。已不知那裏去了。不知平和化龍以後。有何怪事。却看下回分解。



八仙得道傳 第一回



第二回 兩點龍泪洒成望娘灘 一柄仙劍刺破笈龍眼

却說二郎神心血忽潮。已知平和化龍之事。又見一道冤氣。瀰漫太空。料道平和吃這官長的虧。必思報仇息恨。萬一龍身一轉。這灌口地方二千里內。完全可成大海。忙命黃巾力士護法神兵。速去把孽龍打入深潭。切莫傷他性命。力士神兵奉了法旨。起在空中。正見那龍怒目張眉。尙在平家屋頂之上。連連下望。似乎戀戀不舍的光景。剛想施展法力。早有縹緲真人駕雲而至。向力士們笑道。列位不消費心。小道和此物。却有一段因果。請列位把這事交給我辦。回去復旨罷。力士們見是真人前來。不敢有違。躬身退去。縹緲真人把那龍帶到水面。念念有詞。喝聲水底老龍。你的化身到了。還不出來。更待何時。言畢。一陣大風起。



於海面深水之中。又飛起一條同樣的龍。却是有形無體的一個影子。兩龍相遇。宛如舊識。真人搭住龍影。向半空的龍頭。連拍三下。一霎時龍影全消。兩龍合一。真人吩咐道。從今潛修五十年。可登天庭。受勅封。如有胡爲暴行。我必以飛劍斬汝。那龍恭受法旨。點頭道謝。剛待下水。心中兀自不舍他娘。禁不住回顧三次。滴下兩點龍涎。洒洒之處。頓時變成海灘。至今灌口地方。還有這灘的遺址。千古相傳。稱爲望娘灘。就是這個出典。閑言慢提。再說縹緲真人把一樁公案辦了。駕雲而起。想歸他的洞府去。雲頭剛起。忽見一朵彩雲冉冉而至。迎面一看。原來是師兄火龍真人。二仙停住雲頭相見。火龍問道。師兄何來。縹緲笑道。就爲那孽龍之事。才得了結。想回衡山洞府去。等候師兄。辦好龍案。一同繳旨去。如今你的事情怎麼樣了。火龍笑道。你辦的是人化龍。究竟通



達靈性。容易打發。我辦的是繩龍。和你音同字不同。差這一點兒。却多費許多手脚。如今正要前去東海。幹這公案咧。縹緲也笑道。正該快點去辦。不久下界大遭水劫。治水聖人。快要出世。將來水陸界劃清楚。就是這兩條孽龍出頭之日了。若再遲延。誤了他們功果。可不是你我之罪。祖師面上。怎麼交代得過。火龍大笑道。你這野道。幾時學來這套風涼話兒。你把輕而易爲的事情辦好。却來我面上打這官話。真是豈有此理。說得縹緲真人大笑起來。二仙舉手而別。這火龍真人便向東南。直至東海岸上。辦他的公事去。若說這件公事的起原。却和上文所說那條孽龍差不多的時候。作者自恨一隻手。寫不得兩邊事。祇好說了一樁。再說一樁。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咧。原來火龍真人所說的繩龍。就出在東海之西。錢塘江內。如今的浙江省中部地方。有一處淺





淺的水灘。橫在錢江上下游之中。今人都稱七里瀧。水淺灘急。行船不易。有時逢着大風。駛行便比較容易。所以歷來有兩句傳說。叫做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這話。凡是錢江船戶。和兩岸居民。誰不知道。這是後來的話。若在上古時候。却不叫七里瀧。稱爲伏龍潭。這個取義。不消說。就因本書所說繩龍。曾在此間潛伏的緣故了。再說繩龍之稱。不過是火龍真人一句戲言。其實這個繩字。還似是而非。按其實。乃是一條絕粗絕大的篾纜。彼時伏龍潭的名稱。既不會發現。作書人也不會攷據到那個最初的潭名。總之這地方是錢江最深之處。所以稱爲潭。古時器物謙陋。人民所用舟楫之類。也不甚完備。況且遇此深潭。危險可知。他們沒法可想。只有連絡起許多大船。同進同退。一則增加船身的力量。免被巨風刮去。二則人手既多。照應易周。這等法子。別說他們笨拙。



卽如現在開明之世。那批鄉人駛行木筏。也還沿用這個規矩咧。不過現時所用聯絡各船的器具。多已改爲鉄纜。彼時却統用篾纜。這是今昔不同之點。自從聯船之制發明以來。果然安全了不少。江中行舟。已不大聽得失事。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危險。就像這成龍的篾纜。卽因數條大船。猝遇大風。沉沒潭底。船中人畜。果然一時三刻。死得干干淨淨。就是比較堅固的一應竹木器具。和木板製成的巨大船身。不上幾年。也因霉而腐。因腐而化。和潭底土泥。成一種混合性質。不料百物皆化之後。獨獨留下那條鎖船的篾纜。忽然大大的自由自在起來。有時浮到水面。余個十里八里。有時沉下水底。躲個三年五載。看看過了二百年。不但不見腐化。反而閃閃生光。隱隱見彩起來。這因篾性本較竹木雜物。來的堅韌。而且體質不重。易于浮起。時而受日光之鍛鍊。時



而受月華之沈浸。歷年既久。竟成一種轉世的生物。有機之靈體。正是日月無意栽培他。他却得了天地自然之陶成。居然也成了一種龍體。渾身鱗甲。和口鼻鬚髯。無不完全。只差沒曾把眼目修鍊出來。所以升沉出入。雖然活靈活現。是一條生龍。却究竟苦于張不開眼。瞧不見花花世界。芸芸衆生。每天飢下來時。只瞎衝瞎撞。價摸點水產物類充腹。因他龐然大物。修鍊有素。那些普通魚蝦之類。怎能和他一抗。每逢這瞎龍張口之時。少不得大批兒送到他的肚子裏去。一年到頭。給他殘殺的生物。自然數說不盡。可喜他早通靈性。夙種善根。除了飽食魚蝦之外。從沒吞舟傷船。和噬食生人之事。不過身子太大。偶一轉側。就免不了作浪興風。有時因瞎眼之故。瞧不見世上人物。碰到舟船過此。略一現形。也儘駭嚇破人類的魂膽。這是無可如何之事。瞎龍雖無心闖



禍而受害之人也。狠不在少數。也不曉是那一個時代。什麼年月。這位火龍真人。曾和兩位在朝作宰的正人。舟行過灘。正遇這龍出現。一霎時天地暗黑。日月失明。那真人的坐船。也隨着顛播起來。真人怒道。這是什麼孽畜。擅敢在此作祟。當喚兩岸土地問話。土地們便把實在情形。和這龍的來頭性情。告訴真人。真人笑道。一條爛繩。怎敢如此無禮。那兩位宰官就問。可有法子治他。真人點頭道。小小畜類。何足當我一劍。只惜他修煉多年。又沒什麼壞事。所以躊躇至再。不忍除他。宰官都道。此等畜生。有甚好心。現在他還沒有眼睛。幹不出什麼歹事。等他修成眼目。便如虎生雙翅。凡人安能抵禦。就是法師再要收拾他時。也沒今天那麼容易了。真人嘆道。罪狀未形。惡果未顯。怎忍擅開殺戒。那宰官最有愛民之心。一聞此事。再也放不過他。忙說。仙師既不肯開殺戒。我



二人却是朝廷大吏。理應爲民除害。請借法師寶劍一用。縱有天愆。某等願共任之。與法師無干何如。真人笑道。大人們爲國爲民。有何大愆。既如此說。貧道就將佩劍奉借。說時。取出寸許長一柄小劍。迎風一晃。一化爲二。指着說道。這是雌劍。這是雄劍。聞土地說。這龍修成雌體。須用雌劍。方能斬他。大人切勿弄錯。宰官却把雙劍一起接在手中。仔細端詳了一回。見那劍。雖只寸把長短。却是光焰閃爍。冷氣逼人。近面一照。不覺打個寒噤。笑道。龍大劍小。也能適用麼。真人大笑道。大人莫小覷此劍。貧道從元女學得天遁劍法。此劍又經三千年的鍛鍊。能小能大。能隱能現。隨心所欲。無不如志。平時不用。就要小至無可再小。亦無不可。如今既要用他。大人愛他怎長。就得怎樣長。要他如何短。他就如何短。擲去如矢。其疾如風。鋒尖所及。千萬里不爲遠。百步內不爲近。是



真仙家奇寶。豈世上所用凡火鍛鍊之頑鐵所能比擬麼。宰官大喜。正想尋覓瞎龍所在。驀地那龍又是一個轉動。船身一陣大盪。那真人坐在船尾。神色不變。指指點點的說那龍頭所在。那持劍的宰官。却早慌得手足無措。馬上把真人囑咐的話。忘記得乾乾淨淨。伸手一擲。把雄劍丟了出去。但見一道青光。向龍頭馳去。真人慌叫錯了。錯了。怎麼用了雄劍一語未了。那劍已回至宰官手中。一霎時風浪越大。水面上探出一個碩大無朋的龍頭。在那雲霧迷離中。向真人等連連點了十幾個頭。方才輕輕回身。向遠處漸隱入水。不可復見。這一來。把兩位宰官嚇得驚疑失措。神智不清。半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只見那真人太息了一聲道。數之所定。人力真不可回。想此畜潛身水底。修煉多年。以一爛繩修到如此地步。却又生成善根。不敢肆惡。這都是很難得的事。



情宜受天心眷注。雖有小小口腹之過。究竟情有可原。方才貧道不肯除他。也就是體好生之德。憐向道之忱。絕非世人照煦子子的小仁小義可比。怎奈二公不依。必欲爲民除害。誰知倉卒之中。顛倒雌雄。錯用吾劍。害之適以愛之。殺之正以全之。本來此物百骸都備。獨少眼目。若要修成兩眼。至少還要五百年功行。今得此劍一刺。戳破兩個窟窿。正好成爲一對眼睛。倒不是大人玉成了他五百年苦功麼。二宰聽說。呆相向。不知所云。那真人把劍收回。入手就併合爲一。此時浪靜風平。日色當午。真是光頭最足。熱力頂盛的時候。真人把劍向着日光一照。笑道。此畜也。着實可惡。我成全了他。他却污了我的寶貝。說罷。向陽一吹。那劍發出萬丈金光。耀得人眼花撩亂。再一凝視。真人只剩一雙空手。不曉把寶劍藏在什麼地方去了。宰官定了定神。方問法師怎知此



劍替他刺成雙目。況且一擊而中。自然只有一眼。怎又說是兩個窟窿。泥真人笑道。陰陽相感。而生萬物。若兩陰兩陽。同性相遇。往往反以致害。此物既修成雌體。大人反用陽劍去刺他。陽氣所至。凡有所接。卽相感而生。大人之劍。剛剛擲在他的頭額。豈非替他造成修煉未成的雙目麼。再則以劍刺物。往往洞穿身體。一邊進去。却從那一面出來。一出。一進。豈非兩個窟窿。此皆數有前定。故能機緣巧合。想是此物命不該絕。又且應享後福。所以得此巧遇。就連貧道與二位大人今日之游。也似專爲替他刺眼而來。豈不奇怪呢。兩宰都道。如此說來。將來他要害世禍人。反成你我的罪了。法師可好設法再施神術。趁早剪除了他。免得流毒人間。自增罪狀。真人大笑道。這更不必了。兩位大人不見那龍入水之時。向你我連連點頭麼。這就是十分感謝。虔誠施禮之意。你





我既受了他的頂禮。怎能無端相仇。況且此物出身極賤。偏能具此烈性。有此福緣。可見不是作惡之輩。將來之事。倒也不必過慮。再說一句狂妄的話。假如此物。修成全體。反肆暴行。你我自然免不得處分。事已至此。也叫做命中所遭。要逃也逃不去的。只能到了那時。再作道理。斷不能在他一心修道之時。忽而成全於他。忽又加害於他。似此反復顛倒之事。斷非仙家所宜。要知違天不祥。背理不順。不順不祥。災必及身。倒不是懼那區區孽畜。不敢和他計較也。兩宰聽說。默默不語。真人又道。話雖如此。貧道爲防他作惡。勸他上進之故。可施點小法力。令他知微知感。於他本身。也真非無益呢。說時。伸手向水底一招。那條巨龍。又慢慢地騰身而上。饒是十分謹慎。十分矜持。兀自把水面晃得和波潮上下一般。看他昂起個頭。朝真人點頭爲禮。真人正色吩咐道。你是一



條篋纜。修成龍體。又得貧道一劍成眼。省却許多功行。你的福緣。可算不淺。從今爲始。你該加倍精進。勿怠勿懈。更不得多害生靈。禍及行旅。現今雙目已成。只須三月功夫。便可完全發光。且係我仙劍所開。光耀比衆不同。近觀能察秋豪。遠望可及千里。那真是千載難逢。可遇難求的機會。你若自甘滿足。不知上進。豈不可惜。不但證果無期。尤恐獲罪上天。負你多年功行。再若自恃些小技能。爲非作歹。那麼性命既難保全。死後當打入九幽地獄。累劫不得超升。我如今爲勉你上進。助你成道起見。離此百里之內。設下一重刀闢。不僅是你。以後在此江內。凡以生物修道者。都要鑽過此闢。方可脫離塵俗。上登仙界。如不能鑽過。休想輕試。因此闢底蓋中間。只留一縫。其細如繩。非把法身化得細逾絲線。決難過去。而且一觸此闢。底蓋猝闔。立刻身首異處。這是最危險可



怕的關隘。並非貧道有意和你等爲難。一則見成道之難。而後顯出功成之可貴。二則有此一關。凡修持未至者。不敢自己滿足。却可常以自敬。三則有此法力。便與神仙無殊。將來證果之後。不致被人輕侮。你看此法如何。那龍連連頓首。現出萬分心服的樣子來。真人喝一聲去罷。那龍又把頭點上幾點。儵然而逝。真人做了此事。別了兩宰。自回洞府。仙家日月。比衆不同。轉眼之間。又過了七八十年。却才是縹緲真人在灌口點化平和。成全老龍之時。縹緲真人和火龍真人。同出老君祖師門下。他倆成全兩龍。原出無意。却早被老君知道。算準東西兩龍。該在兩位真人手下成道。成道之後。大有一番際遇。因此吩咐他們。各人把自己種下的因緣。速去收成結果。凡是物類成仙。必須先轉人身。縹緲既用兩魂合一之法。成全了灌口老龍。火龍也要設法。着那條篋龍也



去凡人肚子裏一轉。因此別了縹緲真人。急急忙忙。駕雲前來。直至七里瀧。知道篋龍開眼以後。整整苦修了七八十年。先時還不免吃些生物果腹。後來習得導氣辟食之功。每天只覓些水中葦草之類。吞入肚中。便可不覺飢餓。而且把個身子。修煉得能大能少。可粗可細。端的成爲一條得道通玄的神龍。火龍真人如何不喜。施個召龍訣。把他喚上水面。那龍一見真人。也似悲喜交集的樣子。將自己身子繞成了絕大圈兒。周圍抱住真人。却把個龍頭對準真人面上。顛頭不已。真人少不得有一番嘉獎。帶着他渡過那個龍鬧。那龍果然化成細如髮短如蚓的身子。戰戰兢兢。向龍鬧中間一鑽。那鬧是仙人設立的機關。若有生物過去。上下兩鋒。猛可地切合搗來。但聽水中一陣龍鳴。兩岸山谷一齊震動。未知此龍性命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八仙得道傳 第二回



### 第三回 試道心特設迎龍關 解凡體投入孝女懷

却說火龍真人帶了那條篋纜修成的神龍。着他遵照前諭。須要把法身變化得極細極微。鑽過那預先設就的關口。鑽得過。方算修道成功。鑽不過時。不但全功盡棄。還把一條性命。冤送尖鋒之下。這是一樁最危險的事情。有人說。這都不過是火龍真人藉以試督修道生物的膽量。總是勉勵他們勤奮用功的意思。其實此關對於真誠修道的生物。却從來沒有害過他的生命。倒是那批水底妖魔。煉成邪術。要想上岸害人。必須經過此關。關鋒一合。性命不保。自有此關以來。傳聞也除去許多惡魔。後來那些妖物。知道關鋒利害。而不經此關。不得出水。也便息了邪念。潛脩正果。這都是火龍真人設關之功。若說那篋纜成龍。



道行皆滿。當時一鑽而過。并無豪髮之傷。果然是他神通廣大。膽壯心堅。就使本領未成。真人又安能忍心致之于死呢。這雖是理想之談。却也似乎有理。因此又有一種傳說道。此閘非但不是屠龍之器。簡直還是迎龍上天的階梯。所以大家都稱此閘爲迎龍閘。迎龍閘的口子。就簡稱爲閘口。這閘口和迎龍閘本來都在七里瀧中。後人以訛傳訛。說在錢塘江口。究竟因何傳悞。這却無從稽攷了。如今却講火龍真人立在雲端。見箴龍過閘。心中大悅。忙伸手一招。龍便一躍而上。真人吩咐道。難爲你苦修數百年。功行做到八九成光景。如今該去轉一轉人身。方可升天膺勅。位列仙班也。那龍不住價叩頭。真人雙手縮住龍頭。向他領下一按。探得龍珠在手。又把袍袖一展。將他這笨質之軀。直推入他的老巢伏龍潭去。口念移山之咒。連來一座大山。將龍身壓成泥粉。



從此以後。這深及萬丈的伏龍潭。便化成一座高山。年深月久。山勢傾斜。迤入江面。山中砂石。飛入江中。近山一帶。便成淺灘。這便是如今所稱的七里瀧。現時近處土人。還能說得出這陵谷滄桑的掌故。不過時代太久。傳說不同。說來亦人人各異罷了。再說龍軀被壓。龍的神魂。兀自張開大口。向着真人手托的龍珠。盤繞真人身上。真人手托龍珠。身繫大龍。宛然就是那龍的引魂之旛。眼見龍軀已壓山下。不期撫掌而笑。猛一低頭。見那龍魂兀自不住的回首深潭。真人立即伸手。在他泥丸中一拍。厲聲道。你還舍不得你那醜陋霉腐的篾纜兒麼。那龍魂聽了。慌忙隨定真人。以口向真人掌上噙住寶珠。蜿蜿蜒蜒。隱隱約約地游行了三百多里。却才天色發光。鄉下人家起身得早。真人降住雲頭。指那河畔浣衣女子說道。孽畜。不見那河邊姑娘麼。此女年已及笄。撒





填環以養父母。是這裏一個孝女。我今將你送在他的腹中。使他感而成孕。和祖師投胎玉女一般。一則不污你的法身。二則顯得汝的出身。比衆不同。也算你苦修一場。機緣到來。我自再來度你。好生去罷。說罷。舉起龍珠。向那女子擲去。霎地半空中起個霹靂。一陣金光。直奔入女子口中。那女子大驚大駭。不覺阿呀一聲。暈于河邊。真人走近身去。附耳叫道。胡秀春聽者。念爾純孝。送此神龍。爲爾女子。好生養育。將來自有好處。那秀春昏瞶中。聽得吩咐。點頭而醒。醒時。一片紅日。正照面前。眼前許多村人。都圍集河邊。紛紛議論那平空鳴雷之事。見秀姑手持衣物。呆呆坐着。忙都趕來問他。可曾聽見雷聲。秀春滿心惶恐。聽了這等說話。一時回答不出。衆人也見他神色有異。都道了不得。一定給大雷驚迷了。快快送他回去罷。于是上來幾個婦女。將秀春攙的攙扶的。



扶拉拉扯扯的。送到他的家中。他爹胡老兒。娘胡沈氏。正因秀春浣衣未回。兼之聽得雷聲陡起。怕他受驚。剛正商量着。要去河邊找他。今見衆人送他回來。不覺又惊又感。秀春到了家門。神智也就回復了。因恐爹媽驚心。倒也裝做沒事人兒般。反向衆人道謝。又對爹媽說。方才雷聲一震。似有萬道金光。奔入女兒腹中。女兒就唬昏了。幸得姐姐妹妹們將我帶回。女兒此刻才定心了些。爹爹和娘。都不必憂心。胡老夫妻見他能言會說。和平時一般無二。這才把心頭一塊石頭。放落地上。忙邀衆人入內。遜坐請茶。大家又議論了一回。無故動雷。必有奇兆等語。說了一回。各自散去。這秀春却不敢把仙人囑咐的話。告稟兩老。只從那日爲始。腹中時時覺得震動。似乎有甚物件。放在裏面一般。心中兀自慌張。料道仙人之言。必無舛錯。我爹媽正盼得個孩子。我因此誓不



嫁人。以女代子。這也不過安慰親情而已。究竟女孩兒家。怎能傳接香火。等得此生完畢。我爹媽血脈。也就此乾淨完結。總之不是正辦。今據仙人之言。似乎不嫁丈夫。也可成孕。恁地時却不是好。雖說生的仍是女孩。到他長大起來。嫁到好好女婿。亦可傳宗接代。祖宗血脈。不至自我而斷。豈非兩全之事。只是別人不知底細。我又不能將此中真相。對人分說。將來生下孩子。四鄰八舍。議論必多。那時正教我百口也辨不明的。却不羞死了人。他天天如此思索。險些兒把一寸芳心。揉得粉碎。看看過了五六月。他那肚子。竟日漸膨脹起來。秀春急得走頭無路。出入兩難。早不覺憂思成病。飲食不進。面黃肌瘦。四肢無力。種種病象。也和孕婦差不多兒。這時老胡夫婦。也有些覺得了。但因秀春日間在家工作。晚上又跟他娘一床兒睡。當然不得有曖昧情事。夫妻倆因又疑



他得了什麼脹病。那沈氏也嘗背着人仔細問他。秀春只說從那天打雷之後起的毛病。還不敢說出仙人的話。直至十月滿足。腹部彭亨。大家都斷定他必是喜兆。除了他的父母。深信他決無歹事。此外親友鄰舍人家的說話。就不大好聽了。秀春也有所聞。羞的連自己大門都不敢跨出一步。看看到了分娩期近。秀春也知此事再也隱瞞不住。方才把仙人囑咐的話。一五一十稟告沈氏。沈氏見說。不覺驚喜交集。忙去告知老胡。老胡是讀書人。却知老君投胎玉女之事。便點頭說道。天下奇事原多。果如秀兒所言。多分這個孩兒。還是大有根基的人。而且玉女生老君祖師。是從脅下而出。我兒若也如此。却從那裏去找這等穩婆呢。沈氏也歡喜道。果是仙人降胎。定有仙人前來照應。還怕什麼來着。倒是女兒年輕怕羞。不夫而孕。又是世上罕有之事。憑你說得天花



八仙得道傳·第三回

四二

亂墜。誰肯相信我們。將來秀春怎能見得人面。老胡也道。這正是無可如何之事。現在只有你我。先把這個原因對認得的人談談。我家向來不得罪人。人家也不得沒證沒據。壞我秀兒的聲名。沈氏稱是。于是老夫妻們對着人。就把此事講說開去。不上幾天。已傳得全村皆知。衆人有相信的。有不信的。總因事不干己。也沒工夫去查攷他們的真假。就是疑那秀春的人。因找不到奸夫姓名。也不敢胡亂批評。不過人人心。中總有這段懷疑罷了。這天却是秀春臨盆之日。尋常產婦。肚子疼起來時。總覺有什麼東西。往下墜去一般。只秀春却是痛向上面。似乎有甚物件。由腹而上。向胸口頂住似的。老胡夫妻只得把村中有些經驗的老穩婆請來。問他上頂之故。穩婆也說不出什麼道理來。只說。小姐得的仙胎。或者比衆有些不同。也未可知。老胡究竟懂事一點。想那穩



婆連這等奇產的理由。都不曉得。分明不能收生。萬一真個從脅而下。却從那裏去找這麼一個大窟窿來呢。把這話對沈氏說了。沈氏益發憂惶。這秀春痛陣越緊。從早晨直到午刻。只覺那東西已頂過胸口。還在不住的上頂。這一陣子。却真虧他。捱得個咬牙切齒。目眩神昏。險些要暈厥的樣子。胡老夫婦只急得求神拜佛。對天設下香案。虔心通誠。請那位送胎的仙人。快快救命。正在鬧得起勁。忽聞外面有人敲着銅板。高叫專接難產。專收怪胎。胡氏聽了。大喜道。我兒正患怪胎。偏有這人自稱專收怪胎。豈非奇巧之事。想是我女孝心格天。天遣仙人前來救護他的。沈氏也喜。忙着出去一看。原來是個既跛且黑的老年道姑。敲敲叫叫的。已去有幾十步遠。沈氏沒命的追上前去。哀求仙姑救命。仙姑救我女兒的命去來。道姑問道。可是平常難產。或是懷個怪胎。要



是平常產。如什麼坐臀而出。託蓮花生等等。不乾不淨的。我方外人。不願承攬。若是什麼怪胎。倒可以助他一手。沈氏忙道。正是怪胎。正是怪胎。是極奇極怪的怪胎。師父快快前去。再遲就沒了命了。道姑笑道。生男育女。瓜熟蒂落。何必急得這個樣子也罷。貧道今日恰從下江到此。還沒曾做過一注生意。巧巧的就遇到了你們這等怪胎。大家也算有緣。我就和你去來。於是一跛一拐的。回身就走。沈氏恐他走不起身。意思中想去攙他一下。那知道姑走得雖慢。沈氏拚命價追趕。兀自相差幾步。到了沈氏家門。也不用人指點。竟自大搖大擺的拐了進去。沈氏隨後趕到。才知道姑真是異人。正在告訴他女兒痛過半天。萬分難忍的話。誰和道姑不甚愛聽。只說快等我去見見令愛來。沈氏將他領入房去。剛到門口。但聽裏面秀春大叫一聲。疼死我也。沈氏聽這一聲。早



已魂膽消裂。也顧不得道姑自己跌進房去。捧住秀春一瞧。只見他雙眼上插兩足挺直。分明一縷幽魂。已經透出軀壳。沈氏不由大哭大叫起來。滿口子只叫秀春我的兒。怎麼丟了我們走了。阿呀。我那兒嚟。你死得好苦哪。他這一陣哭。不打緊。早把外面老胡和幾個親戚鄰舍。一齊擁了進來。反把個道姑擠在後面。不得上前。老胡正在傷心。猛見道姑對着秀春尸體。只是冷笑。老胡怒道。你這道姑。好沒良心。人家死了人。正在傷心。你還在此喜笑。可也有些人心麼。道姑厲聲冷笑道。你們請了我來。又不曾請教到什麼。把我冷落在此。却自顧亂哭你們的死。這等舉動。還不可笑麼。老胡未曾回言。沈氏却突然覺悟將來。忙着丟了秀春。跳下床來。分開衆人。走到道姑面前。直挺挺跪了下去。只辨得磕頭哀呼。却說不出一句話來。老胡見老婆如此。只得也上來哀求。





道姑大笑道。請起請起。不要如此多禮。貧道既到此間。剛才已經說過。和小姐算得有緣。如今他命在俄頃。怎能袖手不救。卽命取到一盃淨水。向那秀春尸身噴上一口。口中喝道。兀那頑龍。還不出世。却待何時。一語未了。秀春日動口開。手足皆動。老胡夫妻大喜道。女兒有了救了。衆人都稱怪事。誰知秀春坐起身來。一個惡心。哇的一聲。吐出一個肉毬。跌在地上。其聲又脆又清。好似金質一般。先時不過彈丸大小。道姑又噴一口水。把肉毬噴得脹大十倍。正詫異間。但聽得砉然一聲。好似天崩地裂一般。一霎時。肉毬破裂爲二。裏面跳出一個唇紅齒白。面目玲瓏的女孩子。口中噙着一粒小如芥子。光彩閃爍的小珠。那道姑疾忙上前。把小珠取出。向自己口中一塞。一仰頸子。把珠嚥下肚去。老胡夫妻和衆人都看得呆了。正在紛擾。不期床上產婦。已在那裏大嚷。



肚子餓了。快弄飯來我吃。沈氏這時喜歡之極。幾乎忘了秀春。聽了這話。忙又上去問他。可覺有什麼難過。秀春搖頭道。一點不覺怎樣。只是肚餓得慌。娘。快給我弄飯去。沈氏忙道。產後虛弱。怎麼能覈吃飯。秀春未答。只聽道姑叫道。不要緊。不要緊。肚子餓了。自然得吃飯才飽。不但小姐。連我貧道。也正要討口喜酒喝哩。沈氏見道姑這般說了。自然放心。一面託人煮飯。一面要來收拾那個剖開的肉毬。道姑忙止住道。這東西你們碰他不得。讓貧道替你找個地方安置他罷。說罷。抬頭一瞧。見床邊有一個木製的米桶。吩咐把米傾出。却將那兩半肉毬。捧了起來。雙手一閤。仍舊變為一個圓形的東西。拚合處。正如無縫天衣。瞧不出一些痕迹。又從自己口中。吐出三寸長短的金針。向肉毬連刺七下。刺成七孔。將去丟在木桶內。笑說。這個東西。將來大有用處。無論要甚



東西只消孩子一取。馬上可得。須得好好保存。說罷。看得沈氏將孩子包紮好了。放在秀春枕邊。這才一齊出外坐定。老胡動問道姑寶菴何處。法名是那兩字。道姑笑道。出家人呼牛呼馬。一由人便。本來用不着什麼名字的。施主愛叫我什麼。就是什麼。橫豎無緣難會。有緣是終於離不開的。至於住的地方。更沒一定。若有定處。倒和施主們一般。在家納福就是了。何必早東暮西的。奔波來去呢。老胡見他說話大有玄理。不由肅然生了敬意。因問小女不夫而孕。以口降胎。又係卵生。不知吉凶如何。還祈明示。道姑大笑道。我又不是仙人。怎知這些道理。但想施主存心長厚。小姐又係純孝之女。老天爺何等慈悲。難道送個壞傢伙來。傾陷你的財產。破壞你的門風麼。老胡只得稱謝。不一時。沈氏請人幫忙。送出一桌素酒。請道姑隨使用些。那道姑也不客氣。盃到酒乾。飯



來肚送。吃得四大皆空。道聲謝。出門急走。老胡夫妻慌忙相送。一出門外。便不見了道姑蹤迹。也不曉他那裏去了。沈氏埋怨丈夫。這道姑定是仙人。怎不留他多坐一回。也好讓我問他幾句。老胡笑道。仙人怎能在我家中久溷。你看他一出大門。轉眼就不見了。可見他是急于要去。留他中什麼用。想來我們這孩子。雖係女兒。倒是有真造化的。定比人家男子還強。所以有此怪異的來歷。又得仙人前來接生。你我只要聽了仙人吩咐。好生教養此孩。自然後福無窮。何必和仙人胡纏呢。沈氏便不再說。老夫妻倆和秀春真把孩子珍愛得和掌上明珠一般。這孩子也怪。一月之後。就能說話。老胡替他取名飛龍。親自教他識字讀書。不上十歲。已讀得一肚皮學問。老胡因自己年老。將他送在本村一個私塾先生處附讀。小同學七八人。有男有女。一般都七八歲上下。不



但和他天姿懸隔。而且人品性情。亦處處顯分高下。人家見得樣樣事情。比不上他。心中不免嫉妬。兼之先生又稱贊飛龍品學俱優。遠非他人可及。因此越發惹人忌恨。常常聯絡起來。欺侮飛龍。飛龍堅守母訓。只以學業爲重。此外各事。無不儘讓人家。所以數年之間。都能相安無事。一天也是合當有事。飛龍課藝早完。靜坐書案。等候先生放課。忽有一個同學。因不解題旨。求他代做幾句。飛龍怕先生知道。不敢允許。那生明欺飛龍懦弱。先是罵他本人。及見飛龍牢不回口。索性罵起他娘秀春。說飛龍有母無父。母又未嫁而孕。顯然是私生之女。怎配在塾讀書。飛龍是個極孝順知禮的人。怎能因自己之事。帶累母親受辱。當時雖不答口。等得散學之後。便哭告先生。說不能再來受業了。先生大驚問故。飛龍總不答口。回到家中。對着祖父母母親。一言不發。儘自痛哭。



老胡夫妻。唬得驚疑不定。忙問孩兒。又是誰欺侮你了。快告訴我。倆一定替你出氣。飛龍搖頭道。兩位大人。不用多疑。這是說不得的事情。孫女雖死。也不願說。但從今以後。這個塾中。孫女是一定不去的了。老胡見問不出頭緒。正在惶惑。恰巧先生來了。也問起這事。大家弄得如在雲霧之中。因飛龍立意不再入塾。也只好暫時由他。直至數月之後。才由他的同學傳說出來。是如此那麼一回事。而且那毀鱗飛龍的同學。見飛龍請假回去。再也不進書房。益發信口胡柴。硬說秀春真有外遇。并隨意捏個張三李四的姓名。說是秀春奸夫。這飛龍便是一個私生孩子。因為事情漏洩。他母女都見不得人。所以書都不來讀了。如此信口亂說。自然也有許多人信以為真。不多幾時。這話又傳到老胡夫妻耳中。沈氏于便中。對秀春說了。秀春早不覺兩淚交流。默然不語。未



八仙得道傳·第三回

知後事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受謗言不夫而孕 明心迹別女投河

却說秀春聽母親那般說了。不由一陣傷心。淚如雨下。從此日起。他便不言不笑。飲食少進。每天把雙眉蹙起。額上顯出一條條的皺紋來。瞧這情形。分明有什麼重大心事。不能言宣的樣子。數月之後。身子越發瘦損。興致也完全消滅了。雖是活在世上。和常人一般無二。却是失魂落魄。奄奄無歡的情形。簡直叫不相干的人見了。也替他難過。此時他的父母也覺得他這情狀有異。夫妻倆只得苦苦開導解勸。無奈秀春既不說出傷心之事。又不說出得病之原。憑你橫勸豎說。他也不過當時一笑。陽爲順從。口稱遵命。實在他的心事。一點沒有轉回。兀是照舊生他的病。更不料禍不單行。秀春一家。既因秀春有病。大家沒了興致。





偏偏那年疫癘盛行。村中死亡枕藉。秀春的父母。也就在那時相繼去世。秀春母子。少不得哭泣盡哀。買棺盛殮。等得喪事完了。秀春忽然把飛龍叫去。對他說道。我兒。你可知道你娘是沒有嫁人的麼。可知道你這身子從何而來。再追上去說。你娘爲什麼不嫁人。既不嫁人。爲什麼無端生你。又把你撫養到這麼長大呢。飛龍自聞同學欺侮說話。也着實打聽本身的來歷。和伊娘不嫁而產的故事。怎奈鄉人好奇。而愛述怪異。明明一無可怪之事。到了他們口中。也要裝點得千奇百怪。若是真有怪事。更少不得添枝帶叶的。加上許多材料上去。往往說的真相全非。去題千里。而且張甲是那般說。李乙又這般講。雙方說來。竟似驢唇不對馬嘴。把個飛龍弄得和戲詞上說的什麼不問還好。一問就越發糊塗了。他又不肯請問生母和兩位祖大人。只得天天悶在心頭。想



遇有機會。總可問得出來。如果母親並沒不端之事。確係不夫而孕。便要找到那個侮辱的同學。嚴行交涉。替母親爭回這個貞潔的名譽。要回自己已失的體面。這都是他心中隱藏的念頭。別人是看不出來的。這時。見母親忽然問到這件疑案。慌忙跪了下去。磕頭下淚道。娘。怎麼今天問起這個話來。孩兒要能彀明白此中原委時。也早有法子。使我娘不如那樣愁眉淚眼的過日子了。飛龍這句說話。却說得正是得體。既沒有使他娘失却身分之處。也且把自己久要明白而未敢啓齒的委曲。完全託了出來。不道他娘聽了這話。不覺放聲大慟起來。由着愛女跪在面前。也不去拉他一拉。只是慘然說道。無知的畜生。連你自己也不曉得。你這身體是那裏來的。可教我做娘的怎樣能彀知道呢。說罷。又是一陣哽咽。却仍舊由着飛龍跪在地上。飛龍見此情形。自然更



不敢起來。也不能插一句下去。半晌半晌。才見他娘在袋中挖出一張紙兒。向他面前一擲。大聲說道。你要知道你出世之事。盡在這張紙上。我要不爲你這孽畜。從前也不得聽許多閑話。白在這世上受無窮的冤苦。今後若再不給你一個交代。又怕你白活在人世。受我做娘的受不了的冤苦。所以趁如今我的爹媽都已下去。我對上的責任既了。對你的肩仔。也要寬舒一下。從此你既可以做個清白純潔之人。我做娘的。也可早完孽債。免得再在世上受罪。說罷。頭也不回。掩袖歸房而去。這飛龍正捧着那張紙頭。仔細跪讀。却才明白自己的出身來歷。和他娘不夫而孕的原因。并這十餘年含茹辛苦。蒙受冤謗的情狀。最後還有幾句決別之詞。合到方才母親所說。那種語氣。顯見有一死明志之心。先時瞧得出了神。並沒注意到他娘行動。比及讀完那篇東西。心中



十分悲惶痛苦。眼中淚雨點點洒在紙上。由不得抬頭一瞧。才見他娘已不在座上。不知何時走開去了。飛龍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連方才洒出來的眼淚。也幾乎縮進去了。他已認定他娘此去。必沒好事。慌忙三脚兩步。趕進去找。那裏有他娘蹤迹。急得他屋前屋後。到處亂找。兀自沒有影子。又想一眨眼的工夫。無論如何。走不到怎遠的去處。要便是投了河罷。諒來一下子工夫。也不會淹沒下去。於是急急忙忙。趕到河邊一望。却才看見河埠上。丟有一信。外寫飛龍我兒親啓。飛龍不顧死活。扯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我若早死。汝不得生。我再不死。汝亦不能爲人。昔年孕汝。卽在此埠。今日別汝。亦在此埠。若不相舍。可先在此招我魂靈。一二日後。我尸上升。可葬我於高山之上。家中貧極。無物可變。憶昔仙人諄囑。如有

急需。可從汝頑壳求之。曩以心力事父母。養吾兒。十餘年。茹苦含辛。幸已過去。既無急需。未嘗往視。今知爾爲難。卽以相告。爾之頑壳。在我床後米桶中。汝有仙根。必成大器。我女流。見識無多。不足以教汝。汝自勉之。我不縷縷。此付龍兒知之。

末署母氏春絕筆。飛龍瞻望大水。水波不興。萬籟沈寂。只有打探熱鬧之人。却早擠滿一岸。飛龍讀完遺言。慟哭而暈。幸得衆鄰人將他扶回家內。飛龍醒了回來。仍要去找尋母屍。鄰友人等只得各持器械。跟着他再到河畔。大家幫他探覓。有用繩子向水底測量深淺的。有用竿子向各處探摸的。也有善泅之人在四近水面上。浮游一周。察看有無屍身。但是結果。却一無所得。飛龍大哭。忽然縱身入水。親自前去掏摸。一時衆人都發聲喊。大嚷龍姑去不得。你是不會游水的。不怕淹下去麼。





那知飛龍原是真龍化身。身雖成人。性却未變。一入大水。不但不覺氣悶。反覺身心舒泰。比在陸上更來得爽快。而且雙目清明。卽至極深之處。一草一虫。都能瞧得仔細。看他沈入水底。到處找覓。只唬得岸上人。個個搖頭。人人嘆息。說好好一個孝順的孩子。這番可沒了命也。大家正在呆看動靜。無法挽救之時。忽見水面上起陣波浪。夾着許多白色泡沫。接着有無數魚蝦龜蟹之類。隨着波浪。飛一般向下流頭捲去。這是因龍爲水族之王。飛龍一入水中。這批小小動物。怎能安居故土。一見了他。不由都唬得魂膽飛越。拚命奔逃去了。衆人正在詫異。才見飛龍雙手托着一個屍體。擲出水面。向這邊岸上游將過來。衆人見了。又都替他喜慰。都道。畢竟孝女是有神靈照應的。他這從不識水的人。竟能從水底找得母親屍身。不有神助。行麼。大家一面議論。一面歡欣鼓



舞在岸上。呶呶喝喝。等得飛龍浮到岸邊。大家一齊幫忙。替他攙起屍體。飛龍自己也跳上岸來。伏在屍體。大哭不休。衆人勸止了他。又都幫他將屍身扶了起來。不料那屍腹之下。還繫着一塊很大的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塊大石。大家這才明白他懷必死之志。又怕身體一時不得沒頂。所以借這石塊的重量。方才容易的沈了下去。衆人又都太息。說。看不出這位姊妹。如此烈性。慌忙把石塊又解下了。飛龍背上肩。七八人左右擡扶着。搬回家內。少不得要買棺成殮。和一切用度。飛龍將他娘遺書。給衆人看了。領着他們。同到他娘床後那個米桶內。一瞧。果見亮晶晶一個圓球。只一面裂有七個孔洞。衆鄰人有知道的。也有曾經目見的。都說。不錯不錯。從前仙人臨去。確有這句吩咐的話。况有令堂遺言。龍姑可暗暗通誠。求得仙人照應。必有應驗。衆人正說。



得起勁。回頭見那飛龍。目注圓球。宛如出神一般。不曉他想甚心事。大家將他一推。方才醒悟轉來。反笑了一笑道。這是我自己的東西。何用通誠說罷。略不猶豫。伸一指向球縫一探。那洞便立時放大。可容一手插入。飛龍把手放進去時。果然探出一錠銀子。再一探。又得了些素衣孝服。以及香燭鞋帽之類。凡是居喪應用之物。除了棺木要用銀子去買。此外竟完全都得了。衆人見了一個個稱奇道怪。都說從今後龍姑可以不必憂窮了。有這稀世之寶。就要造所王宮。也容易的。飛龍此時已有些悟道之意。聽了這等說話。一點不覺開心。只請人帮忙。快快把棺木買來。成殮了母親。他却把棺柩殮在中堂。天天伴着宿夜。每飯必祭。每祭必哭。等得過了七天。飛龍在靈前拜祝道。孩兒要替母親報仇。前去尋覓仇人。母親陰靈不遠。須要照顧孩兒。則箇祝罷而起。向那圓





球中探得利刃一把。出了大門。逕奔那造言毀謗的同學家中。聲言報仇。誰知那家却是本地富戶。因聽得秀春投河之後。飛龍時時宣稱。說要刺殺仇人。因此先期預備。特出重金。聘到勇士兩人。出入相隨。不離跬步。這時聽說飛龍到來。便囑兩勇士和他交手。可憐飛龍雖有宿根。究竟此生未曾習武。單只一點孝心。不顧一切。毅然而來。若論真實本領。那裏敵得兩個勇士。略一交手。便被他們戳傷兩處。幸而一人頗有天良。不肯下十分辣手。見他已經受傷。忙把伙計止住。說道。我們受人之祿。只要保得他不吃人虧。就是了。這位小姊。是真孝女。你我斷斷傷他不得。害了他。必得天譴。那人也明白了。倒好言勸慰了。飛龍幾句。瞞了東家。將他送回家去。又送一包傷藥給他調治。此事畢竟被他們東家知道。回去就受了一場訓斥。立時請他們走路。另外僱人守護。這飛



龍回到家中。伏在靈柩上。痛哭了一日夜。不覺神昏力疲。支持不定。倒在柩旁。宛如入夢。忽覺耳中有人喚道。胡飛龍。你的師尊到了。還不起來迎接法駕。飛龍心中正想拜求名師。學些武術。好再去行刺。聽了這話。宛如自己原有師傅一般。慌忙睜眼一瞧。只見滿屋中香烟繚繞。有四個童子。八個青衣。十六個黃巾力士。此外並有一班仙樂。琤琮悠揚。異常動聽。大眾圍擁着一位仙人。手持寶劍。足下生蓮。神氣十分莊嚴。飛龍猛然記起。這仙師。真個好似會過面兒。可又記不起來。却不管這些。竟自匍伏膝行。走近仙人腳邊。叩頭出血。涕泣有聲。只叫仙師救我。師尊救我。那仙人命他起來。含笑問道。你從何處見我來。可能記得。飛龍又記了多時。半響。回答不出。仙人微微嘆口氣道。相離不久。那來如許魔障。說罷。命童子取出一面小圓鏡子。着他自己照來。飛龍俯伏地。



上。戰戰兢兢。雙手接過那鏡。照了一回。却從七里瀧羣舟失事。人畜器具。沈沒水中。只剩一條篋纜。修道成龍起。直至火龍真人送他投生。化爲道姑。替他收生。取去口中小珠爲止。一幕一幕。完全映現出來。飛龍看完鏡子。恍然大悟。叩拜不已。真人口中吐出一件東西。喝道。還稀罕你這頑意。還了你罷。飛龍只見那東西光圓瑩潤。大如菘荳。却是一粒極好的神珠。飛龍心中明白。就是自己前生修煉的丹。慌忙接在手中。立時放入口內。嚥的一聲。嚥了下去。真人吩咐道。再去瞧瞧你那頑壳。可在那裏。飛龍進去一看。說也奇怪。那挺大的圓球。早不曉那裏去了。跑了出來。稟告過了。兀自怔怔地如有所思。真人咄了一聲道。有了真的。還稀罕那假的作什麼。飛龍心中益發澈底澄清。真人大喜。囑道。你從今便已功成行滿。人仙兩界。儘你游行。不久還有玉帝敕旨。和西方



老龍配成夫妻。一同受職。誕育子孫。統轄四海。我又慮你法術太少。誠恐惹得衆仙訕笑。今先授你五行遁法。和三十六般變化。以及召神遣將。驅鬼役妖諸法。你便可出冥入幽。登天下地。周遊四大部洲。往來三山五嶽。任意逍遙。無攔無阻。等你膺受勅命。再來引你去朝參玉帝元始。和老君祖師。各大金仙。還有你師叔縹緲真人。就是西海老龍的師父。他今亦去傳授老龍許多法術。將來你倆總是夫妻。若本事不濟。不但配不上人家。連我這臉子。也輸給你師叔了。你須好好練習。用心習上。休負我一片栽成之意。期望之心。飛龍再拜道。弟子受師尊天地之恩。再造之德。怎敢自不習上。辜負師尊玉成之恩呢。火龍真人笑道。你曉得了。就好了。你我相遇。總是有緣。倒不是感激不感激。玉成不玉成。那些話頭。總而言之。你能自愛。就是愛我。愛我之道。莫大于自愛。也莫



大于自重。你能明白這個道理。吾無憂矣。飛龍叩首受教。真人上坐。瞑目不語。衆侍從也都肅靜無聲。這一夜。近百里人家。家家望見胡家屋上。有五色彩雲。從半空直達屋內。且有一種異香。吸入鼻觀。令人神氣爲之清爽。精神爲之振奮。那近村人家。都早知胡家孩子。是仙人下凡。有許多奇情異蹟。傳播出來。倒還不甚驚奇。只有距離較遠。關係毫無的人家。聞見這等情景。不由一個個大驚小怪。議論紛紛。有那好事之人。竟會不辭跋涉。趕來探看。也有信仙慕道之人。料道必是神仙下界。才有這等瑞氣祥光。不免發生一種求度之心。也都趕來瞧個實在。一夜之間。四方趕聚之人。不下數百。整整鬧到五鼓將近。人人都親見那些彩雲異香。發自胡宅。不由都到門縫中東張西望。甚至有爬上高枝。向室中窺探的。最可怪人人所見。個個不同。有些確見仙人上座講道。



衆弟子列坐聽經的。有說室中寂無人響。天井內有許多獅象虎豹。巡邏守衛的。又有說望見一條大龍。伏在神仙足畔。聽受傳道的。諸如此類。議論不一。其實這些人所見。却都是不錯。不過各人根基不同。緣分也互有深淺。因之所見有遠近內外之殊罷了。欲知這一夜中。真人施何法力。飛龍如何受教。容待下回分解。



八仙得道傳 第四回



第五回 錢塘江龍游傳古蹟 東海岸徒弟覓師尊

却說火龍真人是老君祖師的大弟子。上界數一數二的大羅金仙。此番專爲傳教度龍。了結宿緣而來。所以和以前幾次降世情形不同。先時只單身獨自。或現本相。或化人身。來去悠然。不落迹象。此番却帶了侍從仙官。召來獅象虎豹。並有本地山神土地爲守衛之官。本宅的灶君門神。供奔走之役。真個氣象莊嚴。神情端肅。先將飛龍來歷指明。到了夜半子時。開始傳授飛龍許多道術。着他前去報仇。只許傷身。不准殺人。事畢之後。卽去東海練習仙法。等候西方老龍到來。一同應召上天。真人直至五鼓向盡。方又踏蓮而起。冉冉彩雲。悠悠揚仙樂。簇擁着仙官仙吏。齊向半空而去。後面却有一條大龍。張牙舞爪。搖尾擺頭。緊緊





跟隨。似乎恭送的樣子。直至真人法駕杳然。彩雲漸散。那龍方才飛回胡宅。這便是胡飛龍現出的原身。飛龍自吞服本身丹丸以後。不但力大無朋。而且化龍化人。爲仙爲神。俱可隨時變化。從這次恭送真人爲始。以後也曾現過好幾次原身。所以近處地方。也都習見習知。并都曉得。卽是胡家女孩子的原身。因此就在胡家所在之地。取名龍游。如今還稱爲龍游縣。就是這個出典了。那飛龍自受真人傳授仙法。他本是夙根極好。聰明絕頂的人。當時都已領會。而且把一應訣咒。也都記得清清楚楚。等得真人去後。又恐怕日久失憶。先在家中靜悄悄地默念了幾天。料道不得遺忘。方才預備料理俗世未完之事。第一是生母因那個輕薄同學一言之辱。竟致自殺明志。此仇不能不報。仙人旣允傷殘他的身體。此事便可先辦。要知此時的飛龍。已不是三日前文弱無



能的孩子可比。休說那家僅僅用了幾個武人。管門守護。就再請上萬馬千軍。也都不在他的眼內。他却不願作那驚駭世俗之事。仍是一個孩子的身容。再去那家討戰。兩個武人都被他三拳兩脚。打得鼻塌嘴歪。爬不起身。待要往內闖將進去。早有許多家人。各持棍棒刀槍。一齊擁上。將飛龍圍在垓心。飛龍不覺大笑。猛見他那同學。跟在一個道人後面。瑟瑟縮縮的走了出來。原來他們新近得知胡家有降仙之異。深怕飛龍學得道術。再來尋他。不是一二勇力之輩。所能抵抗。因此託了朋友。前去城內聘得一位道人。據說是一位遊戲人間的散仙。他自稱爲不愚道人。許多百姓。因他常常顯些怪異出來。大夥兒虔誠頂禮。稱爲大仙。那大仙受了那家禮聘。料道胡家不過一家平常百姓。那裏請得天仙下降。更不信胡家孩子倒是真龍化身。多分什麼妖精假冒神



仙。唬騙鄉愚的。便也絕不顧慮。一口允許。前來替他們降妖除怪。當飛龍打倒兩個武人之時。剛正他也到了。一家子喜歡不盡。忙着請他先來一看。這飛龍究竟可是真龍化身。道人欣然允諾。拉了飛龍的同學。出至前廳。果見一個眉清目秀。溫文爾雅的女孩子。正在那裏耀武揚威。看他空拳赤手。打得一班家人。走頭無路。喊痛叫天。道人見了。不覺縐縐眉頭。量定飛龍有些本領。便想先下手爲強。口中念念有詞。喝聲疾。半空中突起一個迅雷。早有七八條小龍。向飛龍身上直撲下來。飛龍生平沒有和人動過鬪爭。更沒曾施過什麼道法。又兼這道人趁他不防。放冷箭似的。這麼頑他一下。飛龍果然措手不及。連他師父傳授的遁法變法。一時也來不及施用。竟給那七八條小龍兒打翻在地。道人大喜。再把手中一粒彈子祭起。喝聲寶貝快取他腦袋。一語甫畢。突



有一道黑光。直奔飛龍頭上。說時還遲。那時更快。這飛龍身雖倒地。心却明白。見那黑光飛來。心中一急。驀覺泥丸一躍。口中湧出龍丹。望空直上。頓時天昏地黑。雷震風狂。黑暗之中。却有萬道金光。耀人眼目。原來是他真身被龍丹引出。所以風雷立至。天地昏黑。那些耀眼的金光。却是他身上的片片鱗甲。真身一現。不但小小黑氣散作一股青烟。就連那七八條小龍。也都嚇得顯出本來面目。原來却是幾根爛草繩兒。飛龍此際心中完全明白。神情越發鎮定。見了那些草繩。不覺笑得龍軀亂顫。自己想到。祇道人有首領。龍有祖師。却不道爛草繩兒。還有徒弟徒孫哩。他把這些東西來唬我。箴龍真可說太不自量了。那知他這一笑一顫。却闖下了一場大禍。原來他那法身。本是極大的身軀。雖是他的神通可大可小。但因施術未慣。匆忙之中。那裏顧得這麼周到。不



知不覺把全個龍身顯了出來。憑他房屋再大些兒。尙且不穀一動一彈。幸喜身在天井。可以把大半個身子攬向高處。還不怎樣害人。比及縱身一笑。全軀顛舞。這才壞了事兒。但聽豁喇喇一陣響。是他龍頭一扭。把幾十間民房。撞成平地。忙把尾巴一縮。又是呼魯魯一陣響。又把他那仇家的百十間房子。也變成瓦礫之場。還有宅前宅後。莊內莊外的樹木。同時都被震倒了許多。至於坍塌之下的人民。更自可想而知。大批兒壓得和肉醬一般。越發不成個模樣了。飛龍才曉得闖下大禍。慌忙收回龍丹。變成小孩原身。回顧地上。只覺濕漉漉的。原來不知何時。已變成一片汪洋的水灘。水勢潺潺。向東流去。飛龍忙又跳在空中。運用神光。四面一望。方知此水竟已通達錢江。成爲小小江灣。後來地方百姓所稱爲鬧龍港者。便是此地。那時的飛龍。却無暇再顧這些。只



得匆匆忙忙。離了水灘。回到自己家中。兀自神魂不定。心膽動搖。回想了一轉。忽然憑着母親靈柩。大慟起來。只道得遇仙師。從此可望出頭。那知小小疎忽。惹下如此大禍。連累不少良民。師尊是大羅金仙。事事能覈前知。將來降罪起來。如何當得起呢。哭了一回。猛然轉念。現在仇是報了。禍是闖了。罪是受定的了。追悔痛哭。也是無用。想我第二件大事。便是母親窳窳之事。我此番惹禍。都因母親而起。難道還忍教母親靈柩。永遠停頓在此。將來自身受災。却教誰來安葬他呢。想到這裏。不覺嘆口氣道。命苦之人。橫直是弄不好的。事已如此。自身之事。却莫管他。竟把母親安葬好了。再遵師命。去東海中恭候定罪去罷。于是跪下去。對着靈柩。又哭拜一陣。他此時也不去煩動別人了。捏起召神訣。請來許多天丁力士。將靈柩扛到一座高山之上。因自己現去東海。把靈



柩的方向朝東安放。更請本山土地們幫忙。不上一個時辰。就堆起一座極高的墳墓。從別處移來了百十枝松栢。將墳墓圍繞得密叢叢地。氣勢十分盛旺。於今龍游西北。有座峻嶺。號稱飛龍的。卽因秀春葬地得名。再說飛龍異想天開。見得大事都了。便要遵師命。前去東海。因念自己闖下這等大禍。雖說事出無心。但回想本身從篾纜得道。經歷兩世。從沒鬧過這等大事。死傷如許人口。此去禍福死生。尙未可必。而眼前又不能不和母親坟墓暫告分別。心中由不得萬分淒楚。忽然想到此去離那東海不過數百里之遙。承師傳教授地行之術。此後化成龍體。不能在空中任意往還。以致災及田廬。再遭天譴。不如地行赴海。所過之處。開成一條地溝。此後如要拜墓。便可從地中往來。人不知。鬼不覺的。也不得驚世駭俗。害己殃人。豈非大妙之事。想到這裏。不覺十分



歡喜正想試着鑽入地底。忽又轉念水面之事。我所熟悉。地中之事。別有土地專司。我今侵犯他的地界。不可不先對各方土地情商一聲。免得再惹是非。於是捏訣念咒。召來山中土地。告知此意。土地們面面相向。都有爲難之色。飛龍怒道。只通一條走路。又不礙着什麼。怎便如此無情。土地們見他發怒。都慌道。上神不要錯會我等意思。委因各處各地。氣有厚薄。味有濃淡。田有肥瘠。質有鬆實。此皆上天注定。福人能得福地。苦人只好得些劣土。怎經得上神恁地一鑽。却不把好壞的土地。弄成一脈貫通。此後再分不出等第高下。別的還不打緊。不免把世上善惡禍福災祥吉凶。都弄得七顛八倒。有違上天賞罰之公。報應之理。將來查究起來。小神們位卑職小。如何擔當得起。飛龍聽了。知語語有理。句句皆真。怎奈自己朝墓心切。好容易想出這個主意。自謂計出萬





全再無不妥也。決沒比此更好的法子。着實躊躇了一回。又對土地們說。列位所言。雖是不錯。但據我想來。善人得福。惡人逢殃。那是報應一定之理。豈能因我這一攪。就頑得個顛來倒去。就是地脈溝通。經我法身一過。必有伏泉。將來人民取水也容易些。難道算不得將功折罪麼。我意已定。列位可以幫忙。大家都出點力。幫助一下。將來如有機緣。定當重報。要是不能相助。我便獨力進行。料想不到一天。也可通出大海了。土地們又苦勸了一回。飛龍那肯聽從。揮去土地。儘管盡力鑽地。果然神仙妙術。不比尋常。看他化成一個不大不小的法身。從嶺頭母墳入地。一路捏訣而進。先是由高而下。次乃由西而東。真個不消一天。已把一條地脈溝通。直連東洋大海。飛龍不勝之喜。從此潛身東海。修煉符訣。每逢念到亡母。便從海口而進。沿着所通地道。不消片刻。即可直



達墓前後人因這條地脈。是飛龍所開。大家稱爲龍脈。後來這條龍脈。雖仍被許真人封住。但是故事流傳。沿而成典。今人考究風水的。動不動講什麼龍脈龍頭。就從此事發生出來。其實按之事實。並不相符。也只算一種附會之詞罷了。再提飛龍潛身東海。練功待罪。看看又過了十多個年頭。也不見師尊前來。也不會有什麼治罪的消息。心中兀自半憂半喜。他從入海之後。因堅守火龍真人教訓。專心用功。絕不干預外事。海中也有許多通靈識性的動物。知道來了一條道德高明的神龍。有心懷妬忌。時思暗害的。究因本領不濟。先後被飛龍做翻了好幾個。也有真心企慕。想要拜在他的門下。學些道德的。飛龍總以自己道術並不高明。兼之未得師尊允許。無論如何。不敢擅收徒弟。弄到後來。大衆知他不易接近。也不敢和他胡纏。飛龍也落得清閑自在。靜心息



慮。作他玄功。他既如此專一刻苦。進步自然極速。雖只十餘年工夫。虧他把火龍真人傳給他的修持大道。和種種法術。練習得純熟無閒。這時他的本領。只除天上金仙。未必能穀抗衡。至於各界各洞的地仙散仙。以及各處各山的妖魔鬼怪。最高的不過和他齊驅並駕罷了。他又把兩根頂長龍髻。練成兩柄寶劍。平時藏於鼻內。一到用時。可以隨意化長化短。取人妖性命於千里之外。又把龍丹用三昧真火鍛鍊。可以放火吸水。吞霧起雲。并能攝取別人法寶。晶光一顯。任是什麼奇珍異寶。宛如磁石引鐵。立時吸將過來。他把二寶煉成。十分得意。記得師尊曾言師叔縹緲真人。也在西方傳授老龍法力。這龍却是個雄體。聽師尊所言。似乎我和他還有夫妻之分。將來相見之下。不知誰優誰劣。我今修成道法。煉得重寶。諒來不致丟我師尊的面子。却不知師尊何以



至今未來。難道他已知我違命闖禍。因此不要我這徒弟了麼。若果如此。我便再用幾百年苦功。也不能位列仙班。膺受勅命。白白的瞧那西方老龍。昂頭天外。得意一時。不但可羞可慚。就是氣也氣得死了。這樣轉念了多時。不覺又萬分慌張起來。原想化個人身。前去師尊洞府。詢問端的。但師尊臨行。並沒叫我前去的話。萬一我去了。他倒又來了。豈不更被他責惱麼。這飛龍轉輾思慮。無計可出。這天。沉悶之中。忽然想道。何不化個道姑。去岸上走走。也許得些師尊并西海老龍的消息。強如悶在海中。弄得出頭無日。想定主意。立刻跳上岸來。變成一個年少道姑。手提塵拂。肩背寶劍。搖搖擺擺的。走到一個鬧市地方。見那來往行人。甚是挨擠。總不過是一班買賣的商人。和入市買物的鄉下農夫。飛龍在龍游時。也看得慣了。都沒怎樣注目。信足所之。不覺走到郊外。



時正暮春光景。山花紅得如火一般。映着細軟的碧草。翠青的松柏。風景真覺可愛。飛龍走上山去。便在一塊大石上坐下。玩賞了一回天然的景色。忽見山下兩個行人。一老一少。一先一後的走着。望下去也似世外裝束。飛龍便不由注目起來。他的耳目本已鍊得極遠極靈。先就看清楚了那老少道人。都是神光弈弈。舉止瀟灑。知非平常俗道所能。已經滿心詫異。一會兒聽得那老道吩咐道。徒弟前去。已是淮城。你且在那邊等我。我去會同你師伯。再來找你。你的性子不好。萬事可要忍耐。切莫拿出你那粗蠻的脾氣來。萬一又闖大禍。我可再沒臉子替你求情。而且闖禍越多。魔難越深。將來一再歷劫。也是你自己受罪。別人可替你不了。你明白麼。那年輕的顯出狠恭謹的樣子。說聲。師尊放心。自去。弟子再不敢闖禍了。那老道才張口一笑。飛龍正想着他往那裏



走不道一眨眼兒就只剩了小道一人老道的聲容都不見了。飛龍大  
惊道。這老道人本領道法。不在我師尊之下。我既有緣遇見。得上去結  
識。結識他們。說不定他們也曉得我師尊消息。想着慌忙使個縮地法。  
只三步就到了小道面前。小道見了飛龍如此情形。却也不覺愕然。問  
道。你這人打那裏來的。怎麼我纔沒見你來處啊。飛龍笑道。這有什麼  
稀奇。方才望見令師。才是真有道法的高人。小弟實在景仰的狠。特地  
過來請問一聲。并要請教小哥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飛龍問完了話。總  
當說得如此客氣。小道一定肯和他結交了。那知小道並不打話。只不  
住的向他上下打量。打量得飛龍好笑起來。不覺失口道。你這小哥。大  
概不大出來結交朋友。所以連外面交友的道理。都不大懂得。一句話。  
早把小道說得急了。大呼道。你是那裏來的小妖精。也不問問我的年



八仙得道傳 第五回

八四

紀。比你曾祖老太頭代祖先。還大個十倍百倍咧。怎就稱我小哥。我因守住師戒。萬分忍耐。不肯和你計較。你竟不知死活。當面唐突起我來。看還是誰有理。誰沒理。飛龍見說。不覺笑得打跌。要知何事好笑。請看  
下回分解。



第六回 爭意氣二龍搶珠 鬧上界玉帝求賢

却說飛龍見那道童不過十幾歲光景。便喊他一聲小哥。自謂客氣極了。不料因此大觸道童之怒。竟說他的年齡作得飛龍頭代祖宗。這一來。倒把飛龍說得怔了一怔。忽然大笑起來道。小哥。你這話才是替我說的。那真一些不錯。你打量我還不配做你頭代祖太太呢麼。哈哈。這真可笑極了。飛龍這話。原打算自己從篋纜修成人身。再變成龍體。至少也有一二千年的確比到普通人類。委實長個十七八輩。不爲過分。誰知那道童却大不謂然。也和飛龍一般。禁不住呼呼狂笑。說天下原來真有這等不知長幼不識進退的狂妄女子。不要慌。吃我這一戟。試你老祖宗的法寶看。說時早已掣戟在手。向飛龍劈面刺去。飛龍見





道童攻來。當然不得再讓。只得抽劍應敵。兩人就在這山脚下大路旁對戰起來。才一交手。雙方都覺對面的傢伙有些分量。彼此不由都吃一大驚。大家不敢輕敵。都施出全力。拚命刺擊。一來一往。戰有二十幾個回合。却把道童殺的性起。縱身一躍。起在半空。喝聲兀那小妖。瞧祖宗的寶貝來也。飛龍一看。原來是一粒紅珠。在空中。礮碌碌滾着。一霎時便有萬道紅光。向飛龍身上撲下。把飛龍一個身子。圍在紅光之內。飛龍只覺渾身如火燒一般。漸燒漸熱。漸不可當。不由心中大怒。喝道。好小子。怎敢尋你祖太太開心。你有寶。難道別人就沒寶麼。一面喝。一面也把口中珠噴出。立時滿天金光。將紅光敵住。二光相鬪。弄得半空中全是金紅之光。閃閃爍爍。來來往往。這時雖當正午。那強烈的陽光。早被二光掩住。一點都現不出來。倒嚇得許多百姓。驚疑駭怕。大家關



起門。躲在家中。不敢出頭。這飛龍和道童相持有個把時辰之久。兀是不分勝負。心中又不曉得那紅珠是什麼東西。居然和自己的龍丹。有同樣的力量呢。想道。不如用個法術。將他這珠子搶到手中。一則可以除那道童。二則自己的龍丹。有了配對。却也好頑得狠。想着。便暗中念動真言。伸手向紅珠一招。果不其然。紅珠應咒而至。落在自己手中。紅光亦漸漸散了。飛龍正在大悅。忽覺自己所發的金光。也變成游絲一縷。漸不可見。不禁嚇一大跳。抬頭一望。可不是他這龍丹。也已到了道童手中。好笑二人。却似雙方交換了一顆珠子。雖說勝負不分。但物各有主。別人不能使用。他倆都把自己之物。換了別人的東西。須知這是本人精氣魂魄煉成之寶。在他們本人。可以說人即是丹。丹即是人。大小變化。指揮如意。若換了別人。怎有這等效力。這時二人才都懊恨起



來。又是道童先發火性。只見他搖身一變。變成一支大龍。頭尾相去。可三十多里。兩只眼睛。烏溜溜向着飛龍。一張血盆似的大口。奮然向飛龍撲下。飛龍這才看出那道童原來也是同道。便扭身入地。從道童身邊鑽出地面。原來也是一條極大的真龍。兩龍相見。互相盤旋。只把大塊青天。弄得忽明忽暗。霧散雲飛。嚇得那下界衆生。家家閉戶焚香。人人磕頭禮拜。這一場雙龍惡鬪。各把自己修煉的大丹失去。世上相傳。叫做二龍搶珠。就是這段故事。那雙龍苦戰一天。兀自拚命相持。不肯罷手。不道越打越上。已經打過中界。看看要到天上。正值玉帝升座。靈霄和許多仙官。談論天曹公事。先見金紅二光。直冲霄漢。已覺奇怪。後來二光漸散。忽有一股腥臭。觸入鼻官。更覺懷疑。便問衆仙道。這是什麼光頭。爲甚。又有那種臭味。朕爲一天之主。統治三界真仙。怎有這等



妖氣上冲寶殿。卿等可快去查明下落。速行奏報。以便遣將誅戮。當有  
太白金星李長庚出班俯伏。口稱願去查明妖人。卽行奏陳。玉帝允可。  
李長庚奉了玉旨。出了南天門。開雲頭。向下一望。見那兩條孽龍。苦  
苦相拚。都打得鱗飛甲裂。頭破血淋。想是都打得昏了。不向下面降落。  
反逐步上升。趕趕鬧鬧。一直到了南天門外。李長庚忙按劍高喝。孽畜  
不得無禮。抬頭瞧瞧。這是什麼地方。容得你們如此撒野。還不快退下  
去。二龍聽了。不覺都喫了一驚。各自住手一望。見是一位老道。立在雲  
端。大聲叱責。二龍本來不曾上過天庭。雖見雲霧之中。隱現瓊樓玉宇。  
都只認作什麼國王所居。並不十分驚懼。因見長庚說話無禮。都大怒  
道。老奴才。怎敢無禮罵人。我們自打自。與你何干。要你管這些閑賬。作  
什麼。好得很。你旣口出狂言。我倆却先收拾了你這驢頭。再來比較勝



負兩龍不等長庚分辨。齊向南天門飛舞而來。把個李長庚嚇得回身飛跑。忙至寶殿。奏稱下界有兩條妖龍造反。如今殺上寶殿來也。請陛下快快發兵防守。玉帝大驚道。什麼妖龍。怎一向也不聽人說起。如今該宣誰人前去除妖。一語未了。猛聽得殿前一陣風响。兩條不知死活的孽龍。真個鬧將上來。口中齊呼快把老頭獻出。饒你一國性命。若是不然。我們作起法來。一時三刻。淹死你們全國。玉帝聽了。慌問妖龍已至。快宣把守天門各將。擋住關口。一面召朕甥二郎。速帶天兵前來降妖。李長庚忙又奉旨到灌口去召二郎。這裏有鄧辛張陶四將。各執兵器來打二龍。二龍大怒。使出渾身神力。頭撞殿廷。尾擊天門。身子一扭。早把四將捧去幾千百里。慌得玉帝和許多仙官。趕緊退入後殿。但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兩龍早把一座殿角。打得坍將下來。把殿上許



多陳設的器具。打得七坍八倒。四分五裂。那兩龍口口聲聲。仍要找那  
老頭出去送死。玉帝不覺龍顏震怒道。朕忝爲上天之主。統轄三界文  
武萬仙。如今妖龍造反。竟敢打上寶殿。毀損殿廷。也不見一人和朕分  
憂。豈不愧死羞死。一句話說得一班侍從仙官。一個個面紅口噤。相向  
無言。此時外面兩龍越鬧越凶。竟要飛入後殿。當有玉帝左右的八大  
仙官。出至前殿。高喚道。兀那兩龍。你等出身何處。如何得道。因甚事由。  
反上天庭。快請一一講明。須知此間乃是通明殿上。玉帝所居。豈容爾  
等如此妄爲。今玉帝有旨。憐爾等修行非易。若肯悔過伏罪。還可原情。  
一二。如再狂妄執迷。只怕天兵一至。骸骨成灰。却不枉費了千年功行。  
二龍聽說。這才知道是天曹靈府。此禍闖得真不小。沒奈何口吐人言。  
一同陳說此番如何鬧起。如何相打。因憤老兒無端責辱。心有不甘。重



復齊心合力。要把老兒捉來。將他沈于東海之中。飽魚蝦的肚子。不道老兒一進此地。就不見出來。心中大怒。鬧出事端。可並不知道是玉帝殿上。如今都已知罪。不敢再有妄爲。還求大仙代求玉帝。恕以不知。赦其大罪。但却不肯說出自己出身。和修道年代。潛修地方。仙官聽見。把心放寬。回來奏聞玉帝。玉帝道。凡修道之人。必有師傅。兩畜師傅何人。可再去問明。朕却找他們師傅來。治以應得之罪。八仙官再來傳諭時。不道兩龍已知得罪於天。不敢再留。已逃至下界去了。玉帝方才重行出殿。召見各級仙官。正商議善後和剿捕之事。却有李長庚帶來灌口二郎。率領全體兵將前來聽命。并面奏微臣治下。也有老龍成妖。日前忽然施用妖術。移來土山一座。將灌口海面壓住。改水爲陸。奪天地造化之功。正擬發兵禽拿。恰被先事脫逃。現奉明詔逮捕孽龍。不知是否。



卽是灌口之妖。玉帝見說。自有一番慰問。卽着率領本部天兵。下界討逆。二郎奉旨去訖。玉帝見那殿角傾圮。廷柱歪邪。許多器具。都是九州四海之寶。被他們糟得不成模樣。不由心中不悅。對那李長庚問道。朕爲諸天之主。乃萬仙領袖。天廷之中。多少才能出衆。法術精通之士。如何被這兩妖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難道滿朝仙吏。竟都沒有趕得上兩個小妖的麼。如此情形。往後下界畜生。稍有本領。都可任性橫行。目無法紀。甚至朕這通明寶殿。也有一天被妖人魔鬼。拆毀淨盡。片瓦不存。那還成個什麼樣子。這三界之上。也用不着朕這有名無實的玉帝了。卿等看有什麼法子。可以保得玉宇澄清。天廷安晏。其各抒懷抱。直言無隱。只見李長庚出班奏道。久治則亂。亂則劫生。治亂安危。皆有定數。微臣前在八景宮。聽老君和元始論劫。曾言今年通明殿上。當有





小小災變。微臣切思上帝領袖萬仙。主持劫運。縱有災變。何能惹及通明。因此竊笑兩位仙長所言之迂。疑事所必無。不復置念。不料如今却有此妖龍之禍。果應二仙之語。可見劫運之理。雖大聖上仙。明知其故而無能避免。臣又聞老君預言。下界不久有洪水大災。人畜淹沒。數在億萬以上。幸有應運聖人。業已降生人世。不久當膺下界聖主之命。出任首輔。將來卽任治水之事。爾時水陸兩界。從新釐訂界限。陸上之事。自有人君治理。水中之事。須得兩條有術有才的龍神。方能制治得下。已派他大弟子火龍縹緲兩真人。收度兩條真龍。潛伏水底。待時膺召。又說兩龍一雌一雄。還有因緣之分。將來匹配夫妻。誕育龍種。以爲東南西北大小內外各海之主。輔助人君。受命上天。保得四海平安。妖精匿跡。虫魚之類。各遂其生。這事非常重大。所說莫非就是這兩個怪畜。



所以有此本領。要是世間凡龍。休說道行豪無。只怕一個頑虜。還到不了中上兩界咧。微臣想道。要知此事端的。只須前去請教老君祖師。必能曉得明白也。玉帝道。話雖如此。想那兩龍既爲老君弟子所度。待詔治水。正該恭謹小心。預備膺敕才是。怎敢如此妄爲。卽使劫數前定。而二龍負如此大罪。如何還能再予錄用。豈不令天上羣仙笑朕賞罰不明麼。長庚又奏道。老君爲衆仙之祖。火龍縹緲兩真人。爲上界金仙。他們必知此中因果。微臣卽去請問明白。却再奏聞。玉帝准稟。着速前去。又道。治亂安危。雖關刼運。而登庸賢才。終是帝皇應分之事。朕觀左右輔弼之臣。多非應變之才。此後擬培植人才。任用賢士。卿當爲朕代詢老君。可有此等才德仙人。請他保舉上來。以備干城之選。卽使一時不得其人。却應如何培養栽培之處。亦請他悉心指點。李長庚叩命出殿。



駕雲至八景宮。下落雲頭。見那宮殿情形。又和通明殿上不同。幽靜非常。莊嚴無比。宮外奇花異草。怪鳥彩禽。不一而足。玩之不盡。長庚因奉有玉旨。不敢貪看景物。一步步向宮門急行而前。才到宮前。早有白鶴童子。迎住笑道。祖師早曉得你這老道。一定要來的。長庚罵道。孽畜。不得無禮。快去通報。說我求見祖師爺。童子見長庚罵他孽畜。便扭住頭笑道。我把你這不要臉的老東西。你才罵了人家孽畜。吃了大虧。只辨得東逃西躲。幾乎連累玉帝。不得安坐。如今剛得安閑。又敢來這裏罵人哩。好好。你有面子來。你自進去。見我祖師。用不着我這孽畜替你通報。說罷。賭氣兒坐在岩石上。撮口呼鳥。一聲甫起。百鳥齊來。紅的綠的。黑的白的。大大小小。雌雌雄雄。飛下一大羣。一齊擁住童子。圍成一個大拷佬兒。童子動一動。衆鳥也跟着他往來圍繞。那童子自願尋他的



開心再也不來理那李長庚。長庚看了一回，不覺好笑道：「你瞧這孩子如此沒道理。如今正要用得着他的時候，少不得賠他一個禮兒。回來見了祖師，却再和他說話。」因卽上前一步，陪笑說道：「老弟，笑是笑，玩是玩。正經還是正經。你可知道我此番前來，爲了甚事。乃是玉帝有旨，着我來請教祖師的。等回誤了旨意，不但我一身受罪，祖師要曉得了，老弟面上，須也不大好看。好兄弟，快快替我通稟去罷。莫再取笑了。」童子聽說，呷了一聲道：「你別拿你那玉帝來嚇人。我這裏只曉得祖師。憑你比天還大的面子，要見祖師，還得賣我一個情分兒。我要不通報啊。那怕玉帝親來，也見不到祖師。休說你這老頭了。長庚笑道：「你這孩子越發胡說了。你如此慢客。祖師知道了，難道不會責打麼。但如今總算我來求你。我也沒工夫和你多纏。就陪你一個罪如何。」說時，真個向童子



打了一躬。童子才大笑起來。說也沒見你這傢伙。恁地沒中用。一嚇就嚇成這個樣子。看你可憐兒的。就替你通稟一聲罷。說時立起身。舉手一揮。羣鳥四散。他便一跳一躍的進去了。好一回。又出來向長庚一招。手兒說道。老頭來罷。祖師着你進去呢。長庚整一整衣襟。恭而且謹的跟隨童子。走到裏邊。見了老君。拜將下去。老君命他起來。笑道。你不是來查那兩條孽龍的事情麼。長庚叩頭而起。傳過玉帝旨意。老君又笑道。說起這兩個孽龍。却是我派人將他們收度起來的。初得人身。便列仙班。原是我的特殊恩典。不過野性未馴。禮儀不習。而且未登天府。也竟不知靈霄寶殿是什麼所在。湊巧你口舌之間。觸了他們怒氣。所以鬧出這麼一場大禍。雖然如此。也總是數有前定。玉帝該在此時要受一場閑氣。遭一重虛驚。也算小小一樁劫數。事已過去。不必再說。現在



却正要用着他們建功之時。暫時可且由他。至于他們的罪孽。將來仍不免有一種報應。此時不便預言。你可回去上復玉帝罷。長庚又叩問玉帝。因兩龍鬧事。天府諸仙竟無人收伏得住。爲此聖心不怡。擬請祖師簡派門下有德行神通的大仙。前去襄助天政。保衛天庭。此事可能行得。老君笑道。我門下諸仙。各有職事。且和玉帝無緣。怎能做得他的輔弼。但玉帝身邊。甚少道德才能之士。也不是事。我早替他算定。該於三千年內。連收八大金仙。其中也有已經出世的。不過未成人體。久後須得我陸續派人收度。成其正果。爾等也須隨時隨事。聽我指使。或居天府。或在凡間。扶助他們。陸續成道。也是爾等極大的功果呢。長庚叩頭稱謝。拜別老君。自回天宮復旨去了。未知後事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八仙得道傳 第六回



第七回 說分上名師救高徒 提往事老鼠化蝙蝠

却說二郎神帶了許多天兵天將。追趕兩龍。過了上界中界。一直趕到下界。按定雲頭。運開慧眼。向下一望。却才瞧見兩龍已入東海。正要躲下水底。二郎神忙使個定水訣。向下一指。水合海冰。宛如銅澆鐵鑄一般。兩龍不得下去。抬頭一望。方知是那位神將施的法力。兩龍一齊大怒。各現人身。手挺寶劍。騰空而上。直攻二郎。二郎不慌不忙。展開畫戟。力敵二龍。戰有三十回合。二龍漸漸支持不定。飛龍先顯原身。向東飛逃。那龍也跟着逃來。二郎那肯相舍。率領兵將。苦苦追隨。看看相去不遠。二郎袖出兩枚神彈。一手提着一枚。撒手向二龍打去。道聲着。兩條金光。落在兩龍頭上。但聽轟的一聲。兩個龍頭。早都着了一下。打得他





們火星四冒。頭腦疼痛。幾乎跌下雲端。二郎詫異道。我這神彈。無論打妖打人。彈一着頂。沒個不死的。怎這兩龍竟能受得住我這一彈。想來他們修煉已久。有些道行。所以支撐得住。如今索性用飛劍斬他。看他們可能抵擋得住。想着。便把口一張。突有一道白光。飛向兩龍腦部。這便是二郎修煉的寶劍。果然這東西十分利害。白光一現。半空中頓然冷氣颼颼。寒風凜凜。光起處。兩龍兀自打了個寒噤。看看這一下有些捱不住了。說時還遲。那時却要快過萬倍。那劍光剛近龍身。猛聽得轟然一聲。滿天中忽然起一層紅光。把二郎的劍光。偃退二十多里。同時聽得紅光中有人喊道。二郎却慢。這兩個畜生。罪犯天條。將來自報應。現在却有用他們去處。二郎請慢費心。一言未畢。二郎面前。早站定兩位仙人。二郎慌忙收住劍光。舉手爲禮道。火龍縹緲兩位真人。從那



裏來。怎見得兩畜不該今天喪身。火龍真人笑道。來說是非者。卽是非人。二郎還沒曉得我倆和兩畜大有緣分。縹緲師弟爲了那孽畜。已在貴治灌口來回好幾次了。二郎恍然道。哦。這畜生正是灌口地方那妖龍麼。聽說有一個什麼仙人度他出世。不曉就是縹緲道兄。那你們也忒煞愛管閑事。你倆可知他們在灌口敝治。移山蓋海的事情麼。可知他們大鬧天宮。驚動玉帝之事麼。如今玉帝大怒。派小弟前來捉去治罪。兩位怎得討情。縹緲火龍都笑道。兩畜雖然大膽。從來未上天庭。怎識通明之路。這事我倆也已知道。是那李長庚闖的窮禍。本來靈府尊嚴。怎容畜類如此放肆。一則也是定數使然。二則將來自有報應。這時却不消多說。橫豎一切都有敝祖師作主。就是玉帝面上。也有他老人家代爲解釋。決不教尊神爲難就是了。二郎又道。還有敝治海水。被



他填成平地。此水有關民食。且爲製鹽之用。如今失去了一大半。却不害死許多人民。縹緲真人笑道。那更容易。下界不久有極大水災。治水聖人。已經出世。將來貧道必請他設法。把剩下的海水加深一倍。以深補狹。水量不差什麼。那填平之地。却可成爲民田。也未嘗沒有好處罷。二郎笑道。既如此。我便收兵回天繳旨去罷。兩位道兄和祖師。萬不能言而無信。倒害我受罪呢。二仙笑道。笑話笑話。尊神看得我們師徒。這般靠不住麼。二郎大笑。收兵而去。二仙降下雲頭。相對一笑道。有了這兩個怪物。你我倒多出一重責任來了。火龍真人笑道。我那敵徒。倒還好。性子也不十分暴躁。究竟雌性的東西。比雄性的要好些兒。我却問你。你既把令徒帶到東海。就該靜靜地等我到來。把他們陰陽配合。送入海中。就是。因甚又把他在海邊。弄得兩畜各不相認。鬧出如此大



事來。師弟。這是你的責任。咧。縹緲真人笑道。師兄。你才是沒良心的。我倒是好心去望你。順便把令徒在錢塘江中不守規矩。違背師訓的事。通知你一聲。怎麼你倒反責備起我來了。火龍真人又笑道。好說好說。你連自己的徒弟。還管不過來。在灌口地方。鬧出那等大事。還有閑工夫替我留心這些事情。咧。縹緲真人倒嘆息了一聲道。提起這事。倒也着實令人可憐。我那做徒。是人之靈。龍之丹。混合而成的。性情十分質直。又十分的孝順。從前我倆曾在西方雲端一見。那時候我已將他禁在海底。着他潛修功行。誰知他孝心不泯。每年到了他娘的生日。他必變一坐人。前去拜壽。後來他娘死了。他又前往哭祭。又將他娘屍身安葬在灌口西南山麓下。按時逢節。都去拜墓祭掃。這原是他的孝心。我就知道他擅離水底。也不忍去責備他。誰知不上幾時。竟因此鬧出



一件大禍。師兄才說敝徒灌口鬧事。想來必定知道這事的內容了麼。火龍真人搖頭笑道。我不過聽得這麼說。究竟怎樣一樁事情。實在不會清楚。你何妨對我談談呢。縹緲真人又喟然道。若以天數而論。敝徒灌口之事。和令徒錢江之事。何嘗不是前定之數。數既前定。就是玉帝之尊。受這兩畜閒氣。尙且奈何不得。何況你我。更何況他人呢。師兄。你不聽祖師曾說。將有八大金仙。於三千年內。陸續出世成道。爲玉帝輔弼之臣。其中有早已出世而尙未成人的。是開闢以來一個大老鼠。不曉以何因緣。此鼠不比凡鼠。出世以來。從不損壞人家器物。偏能朝斗拜星。精修勤煉。雖係小小動物。已成不壞之身。一直過了四五千年。正當三皇治世之時。那地方水災爲患。人畜田戶。漂沒無數。這老鼠也從中原被漂到西土。就是現今灌口地方。因他修道已久。法身堅實。雖在



洪波巨浪之中。吹流三四千里。居然還保存得一條性命。灌口本是一塊很低的陸地。自從那次水災。積水成瀆。汪洋千里。從此便成了一個內海。當大水初到之時。有一處村莊。大小人口共有二千餘。他們都扶老攜幼。向高處避難。經過一個地方。兩面高起。中間有三丈多寬的一條河。平時蓄水甚深。此時更不必說。無論何人不能涉水而過。幸得本來有座獨木的小橋。還可藉此對渡過去。不料人多橋腐。大家又爭渡起來。用力稍重。但聽刮的一聲。這小橋折而爲二。有許多爭先之人。都跌入水中。霎時逐浪而去。不知所往。那時水勢越盛。險象越深。岸上衆人。處在進退維谷的地步。一片嚎哭之聲。震動天地。其時那個老鼠也夾在人中。希望跟隨大衆。渡水逃命。見橋斷人啼。情形非常可慘。也是他善根深厚。竟把自己的危險忘了。只想如何可以救得許多人渡河。



八仙得道傳·第七回

一〇八

逃命想了一回。忽然給他想出一個方法。只見他飛行登那斷橋。向着折斷處走去。望了望。見那橋身並未完全斷落。中間還稍稍有些連着。不過沈沒水中。斷然渡不得人就完了。不道那鼠身巨力大。端詳仔細。便奮勇泅水。幾步兒爬上那邊的半座斷橋。一下子工夫。就給他到達對岸。老鼠上了岸。兀自回頭。向這邊衆人吱吱噓噓的喊了一陣。似乎安慰大衆。不必灰心。我必設法相救的意思。衆人見這麼一個大老鼠。沿趁斷橋。先已渡過。心中已都奇怪。不過大家救死不遑。誰還理會這些。後來見他一陣喊叫。才覺有些納罕。有那老成的人。在對河高叫道。鼠哥鼠哥。恭喜你已脫險。可憐我們這許多人。竟沒法子過得此河。鼠哥已先登彼岸。不曉得可能想個法子。搭救我們麼。我們若能渡河。得了性命。大家都要替你造個祠堂。虔心供奉。答謝你的大德咧。說便這



樣說。其實說話的人。心中也不過認爲一種無聊之思。那能作得來準。誰知老鼠聽了此言。重復回身。連連點了幾個頭。表示完全領會的意。思。衆人見了。才更奇怪起來。都道。看這大老鼠。真個有些道理。橫豎都是等死的人。姑且站着。看他怎樣施爲。那鼠點了幾個頭。就如飛而去。也不曉他在什麼地力。得來一根很長的樹幹。用牙齒咬着。拖入水中。仍沿那項斷橋。啣了過來。衆人才知他真個前來相救。一片歡呼感謝之聲。振動山谷。但是光只一根木頭。仍是無濟於事。看他向衆人又點點頭。仍舊泅過對岸。又向衆人喊叫了幾聲。照頭先一般。飛馳而去。過有片刻。果然又拖來一木。和先前那根木頭長短。不差什麼。仍用舊法。啣過河去。此時衆人已知其意。大家齊心協力。都來幫助他。先把兩木拖住。就在原有橋樁。設法繫緊。老鼠也在那邊岸下。施展神力。用嘴一





鑽就鑽成兩個大洞。把兩木之端塞進洞內。這樣便變成一座兩條木頭架成的橋梁。衆人扶扶扯扯的。一個個走過橋去。走有幾個時辰。方才走完。剛巧上流頭大水衝至。接連幾個大浪。把老鼠滾了開去。一霎時漂流數百里外。直把一個好義急公的老鼠。淹得上氣不接下氣。因他究竟是個小小動物。屢經困乏。氣力早完。那裏再能支持。不覺兩眼翻白。渾身疲奕。動彈不得。好容易給他絡住了一枝大樹。拚命掙扎。上了樹巔。不道一個頭昏。立脚不住。礮碌碌一陣。又翻下水去。一直墮入百丈深潭之內。這老鼠便神智消失。宛似死去一般。也不曉過有多少時候。只見自己身子。癱在一塊大岩石上。旁邊立着一個道童。向他微笑道。畜生醒來了。還不拜謝恩師去。老鼠心中明白。必定是那一位仙人搭救他。才能從如此深水中。提到高山上來。聽得道童一說。心中愈



加明白。忙着爬起身來。先向道童頓頓頭。道童向他招手兒。笑道。跟我見恩師去。老鼠跟他爬去。過有幾箭之路。便到了一個山洞。這洞中却有一位老仙。在此修真養道。老鼠跟隨道童。到了裏面。參拜了那位老神仙。心中想是感激極了。兩隻鼠眼中。忽然流出眼淚來。老神仙安慰他道。你雖異類。得天獨厚。所以有此善根。修那麼大的功行。因此我着力士救你上山。現在距你淹死河中。已有一百二十五天了。老鼠聽了。不覺吐了吐舌頭。那老仙又道。我可憐你修鍊數千年。不但未成正果。連人體都不能變化。這都是你出身太低。無緣得見真仙的緣故。如今你已是再造之身。不必再去做鑽頭泥土的生活。可就在這洞府。當一個守衛童兒。讓你慢慢的得點真訣。傳些法術。就可脫胎換骨。先成人道。不消一二千年。即可轉成仙體也。老鼠受命。接連頓了千百個頭。



那老神仙笑道。你既在此執役。也須把你那原形變換變換。方不被師弟兄們輕視於你。你在水中多時。可也覺肚子餓了。童兒來帶他去後山那枝桃樹上新成熟的桃子。摘下兩枚。給他充飢。然後帶來見我罷。童兒遵命。將他領到山後。果有許多菓樹。中間一枝大桃樹。結下許多果實。童兒笑道。你這身子很巧。便自己上去。揀那頂紅的兩個。吃在肚中。就下來罷。可別貪嘴多吃。明兒吃壞腸子。瀉了肚子。可不與我相干。老鼠依言。真個揉升樹端。揀那紅而且肥的兩個桃子。吃在肚中。正要下來。猛可地覺得雙脅發癢。使用前爪左右爬搔了一陣。那知越搔越癢。癢到不可開交。同時還覺得癢處。似有什麼東西。要向身內鑽出來一般。老鼠慌了手脚。趕着想爬下樹來。請教童子。猛的從癢處伸出兩張翅膀。一扇一扇的。好不輕快。而且渾身力量。似乎都聚集在這翅膀



上面這老鼠畢竟聰明。已經悟出他老師替他換形之意。不由心中大喜。便試着把雙翅一展。果然得着空氣的助力。輕飄飄的飛下地來。倒把那童子唬了一跳。笑道。你這鼠子。怎麼變成恁人的形景了。於是又帶了他回到洞府。那神仙一見老鼠化成飛虫。不覺哈哈大笑。便替他改個名兒叫做蝙蝠。……縹緲真人說到這裏。火龍真人點頭笑道。這件事情。我也有些曉得。直到如今。這老鼠一族中。就有化成蝙蝠的。便是他這一派了。縹緲笑道。原來你也有些曉得。從此這蝙蝠便永遠跟着那位老神仙。聽道受教。虔誠習學。轉瞬又過有六七百年。居然也能人言。也能變化各種飛虫走獸。但還不能化人罷了。師兄。你可知道這位老神仙是誰咧。火龍真人點頭道。聽說是文美真人收了一個什麼老鼠做徒弟。想來自然是他了。縹緲笑道。誰說不是呢。他是元始大弟



子本來專愛收這些異類爲徒。從前也曾因此惹出許多是非。經我們祖師勸導了好幾次。後來小心得多了。火龍笑道。我們才說令徒鬧事的話。怎麼你又弄到什麼老鼠蝙蝠身上去。難道這些東西也和令徒有甚膠葛麼。縹緲道。這個自然。不因他們有些關係。我怎麼無端牽扯上去呢。這便是俗語說的事從跟脚起。這句話了。火龍真人又道。你才說什麼這小小蝙蝠。將來還有一番絕大的遭遇。究竟是怎生一回事兒。我却不知道。縹緲真人道。你我雖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其實最遠不過百年。百年之外。就不大斷得準定了。只有祖師和元始天尊。他倆才能識未來不測之機。過去無窮之事。他曾說將來有八位上仙。輔佐玉帝。你我這一班兒。只有提攜點度。使他們出世成仙。是應負責任。至于登庸天府。位列朝班。却一個也不在其內。又說那出世最早的是一個小



鼠子。他的壽數。比我輩都長。不過成仙證道。却還經個三五千年。照此說來。豈非就是那個蝙蝠麼。這話說得很久。仙班中知道的人很多。偏你就會不曉得。這也可怪之至了。不知火龍真人還有何言。却看下回分解。



八仙得道傳 第二回



第八回 老蛟登岸毀福德 月老下海作龍媒

却說火龍真人聽說蝙蝠是將來輔佐玉帝的八仙之一。不覺點頭說道。原來如此。我却真個沒有曉得。縹緲笑道。如今却再對你說。老龍鬧禍的事情。原來蝙蝠得了文美真人教化。說他有功于灌口人民。可得他們一千年的香火。將來便可早轉人身。前程遠大。并替他召來灌口大小土地。着他們傳諭灌口百姓。替他立廟奉祀。以表崇報功德之意。兼了却一重善因。佳果灌口百姓。得了土地指示。果然家家戶戶。踴躍輸將。替這蝙蝠造了一個廟宇。地方雖然不大。體制却也莊嚴。而且百姓們因是奉了土地之命。建立此廟。對於蝙蝠異常尊重。大家稱他爲福德正神。這是因蝙蝠同音。既可表示敬意。并希望他永久賜福之心。





到了後來。灌口一帶千里之內。逢有喜慶之事。或是遇到年節。家家都懸起一軸五蝠或九蝠之圖。取個廣納多福的意思。據聞這東西雖然小小動物。倒也頗通靈性。凡是虔心祀奉他的。也能顯些報應。給他們瞧。因此廟中香火。也越覺盛旺起來。這蝙蝠受人閒香烟久了。居然也能變化人形。示現鄉間。不過歷時不久。或七天。或十天。仍要變回本相。他是兢兢業業。謹慎小心的東西。平常不敢輕易離寺。恐怕惹出是非。致干天神譴責。誰知劫數已定。該要遭殃的。就萬無倖免之理。這蝙蝠不曉怎樣。和我這徹徒。忽然認識起來。大家全是重義尚德的人物。自然非常投契。非常親暱。這老龍每逢上岸。謁他娘墳墓。必去蝙蝠廟中談心。蝙蝠雖不能下水。有時也化個人形。獨赴海灘。叫着平利的名字。這老龍便出來。和他一同遊玩。大家往來得十分莫逆。本來這也是



平常之事。原沒多大關係。不料海中另有一條蛟龍。修煉年月。雖在老龍之後。學的妖法。却並不在老龍之下。這蛟龍聞得小弟前去度化老龍。不久又成正果。心中已是不平。一天化了人身。行過那個蝙蝠廟內。進去瞻望一回。見廟中只塑着一個絕大飛禽。他也不曉得這是什麼來歷。却錯疑了是西方如來頂上的孔雀。忙着上去行了個禮。出來問了土人。才知是一個老鼠變化的蝙蝠。并問明他們立廟的原因。這一來。幾乎把他氣個半死。立時捏訣召神。把當方許多土地。一起喊來。責問他們。爲什麼把小小虫豸。弄得如此大模大樣的。受百姓人家的香火。今兒我錯認了。是如來頂上的孔雀。還朝他行個大禮。叵耐那畜生。竟敢高坐堂皇。連客氣話兒也不說一句。這真可惡極了。我老蛟與天地同壽。修成無上道法。除了能夠管我的二郎神。和我所崇仰的幾位



仙佛幾時曾向那些不相干的下流神仙說過一句軟話。不料今兒竟吃虧在他這小畜面前。這還了得。如今長話短說。我就限你們于三天之內。將此廟拆毀。把這小畜攆出境內。萬事全休。如敢違命。我先打斷了你們的腿子。再取一把火。燒了他那鼠窠兒。土地們見老蛟如此發怒。又明知蝙蝠來頭不小。真是兩面爲難的事情。一時面面相覷。回答不出。老蛟怒道。你們一言不發。難道看得我老蛟道力不及一個小小老鼠。難道怕了老鼠。就不怕我老蛟麼。好好。既你們這樣輕視我。我也說不得。要對不住你們了。說時。氣匆匆地。取出一把三尖兩刃刀。乃是他身上鬚髯所鍊。刀一出鞘。就有萬道寒光。直逼人面。那老蛟舉刃橫眉。大有用武之意。唬得土地們戰戰兢兢。縮做一堆。大家沒口子喊大王爺息怒。容土地們細陳情形。老蛟橫刀怒聲道。快講快講。土地們見



他不可理喻。大家商量一回。其中有個靈變些的。想道。龍爲水中之王。水中百物。都受他的指揮。聞這蝙蝠和灌口老龍極好。不如借這老龍聲勢。唬他一唬。看他如何對付。于是含笑說道。大王不必動威。諒這蝙蝠豈是大王對手。土地們平時受他驅使。也甚不服氣。不過他的祖師文美真人。是大有法力的上仙。近來他又和灌口龍王。非常交好。來來去去。甚爲莫逆。土地們本待遵命拆卸他的廟宇。趕他回山。等得文美真人知道了。有大王替我等作主。土地們也不說懼怕的話。倒是灌口龍神。近在咫尺。聞他朋友吃虧。必然前來相助。他是水族之王。勢力最大。萬一發怒起來。只消把法身一動。便能倒海移山。使陰陽兩界。不得安全。那時土地們果然該死。只是大王和當地人民。也不免吃他的虧。這却如何是好。這幾句話。在土地一面。自謂說得非常圓滑。那知剛巧



觸了老蛟之怒。聽完了話。氣得他厲聲怪叫起來。這一聲喊。就非同小可。連灌口那座高山。都震了一震。唬得土地們大批兒遁入土中。不敢伸出頭來。這老蛟也不再找他們。拚着一口惡氣。逕來廟中。把那蝙蝠神像。打個稀爛。烏糟。隨後把一座廟宇。也拆成瓦礫場。從來說無巧不成話。偏偏這時蝙蝠又去海口。瞧他好朋友去。他倆都化成道人模樣。在那岸上有花有木的去處。閑步散心。正講得有趣的當兒。那蝙蝠忽然平空地打了一個寒噤。接着有些頭眩腦昏的樣子。一霎時。身心震盪得好不自在。便對老龍說道。兄。小弟此刻。身子極不舒服。一顆心。好似出了腔子似的。非常不安。不要我那小廟中。出了什麼事情。老龍聽了笑道。師兄真是多疑膽小。別說師兄心慈德厚。地方人民。誰不虔心禮拜。就說妖魔鬼怪。妒忌師兄的。果然都有。誰不知道師兄和小弟交



情莫逆。這一帶地方。又誰不知道小弟的威名。得罪了師兄。就是得罪了小弟一般。小弟肯干休他麼。想來現在天氣不正。師兄一時受了什麼時氣。也是有的。我們修道的人。死生兩字。尙且制治我們不得。何況小小毛病。等一下子。怕不就好了。師兄千萬不要這般多心。倒不像我們修道人的志氣。行逕了。蝙蝠聽了。說道。不瞞道兄說。小弟奉師尊命。來受此地香火。當時師尊親口吩咐。原不過千年的期間。如今算來。也差不多了。因此連日心緒不甯。防有什麼意外之事。小弟原不是像世上迷戀祿位的那種貪夫。況且香烟雖滿。正好回山。依隨師尊。再用些性命上功夫。庶幾早日可轉人身。成大道。眼前這些虛榮。一點用不着貪戀的。怕只怕千年謹慎。禁不得一刻大意。萬一廟中侍從之役。鬧些什麼禍事出來。豈非罪歸于主。這是第一件大事。二則小弟此去必和



道兄暫時分手。彼此相愛正切。一旦違別。于心也覺不安。這又是一件事情。方才好好的走路。無緣無故。我這身子。忽然打了一個寒噤。這是從來沒有的事。從前遭洪永之災。從中原流到此地。幾千里之遙。也沒曾有過這等景象。若說毛病。更是你我修道有得之人。斷斷不會有的。想來這當中一定有些道理。只恨我們道力太淺。不能預知其事罷了。我想時候也不早了。小弟暫別道兄。且回去瞧瞧。是怎樣情形。要是真個沒有什麼。明天却再過來報告道兄何如。老龍見他如此說了。只得點頭應允。心中却還狠笑他的膽怯。正在躊思。忽見幾個土地。匆匆忙忙的跑了過來。齊向二人行了一個禮兒。一面向蝙蝠說道。尊神知道廟中的變故麼。一言未盡。唬得蝙蝠目瞪口呆。連老龍也吃一大驚。忙問。你等怎講。他廟中來了什麼妖人麼。再不。或是他的侍從輩在外闖



禍可是麼。土地們這才把前後事情一一稟告他們。老龍怒極道。可惡的妖畜。他竟不曉得我老平的利害麼。好得狠。好得狠。師兄且暫躲過一邊。看老平來收拾此妖。一則爲師兄出氣。二則免他在此擾害閭閻。三則也教他認認老平的本領力量。看他再敢狂言不敢了。那蝙蝠原是非常守分的東西。況且明知香火將滿。遲早必要回山。況有這個機會。正好藉此收場。回去向師尊繳旨。何必苦和人家作對。那知老龍却不是這等見解。他原是一個躁烈非常的漢子。吩咐了蝙蝠幾句。再不等他回答。立刻顯出原形。騰起天空。略一轉動。早已到了那個福德寺內。可巧老蛟打完偶象。怒氣未息。還在那裏指天畫地。價對衆大罵。說話中間。還句句帶着老龍。老龍憤不可遏。就從半空中大喝一聲。兀那妖魔。休得無禮。你平爺爺在此。老蛟却不預備。老龍此時就會趕到。心





中也不期一驚。慌忙顯出本相。縱起雲頭。挺三尖兩刃刀。和老龍殺將起來。這龍身子龐大。把頭一撞。力如壓頂的泰山。將尾一搖。勢如拔木的風雨。那蛟身手敏捷。上下騰挪。起落而神鬼膽戰。左右縱躍。回環而天地含愁。雙方勢均力敵。戰夠多時。不分上下。惹得老龍性起。忽然吐出靈丹。化成萬個火球。圍繞老蛟。老蛟本是水底猛獸。生平最慣用水。一見火勢。便想用水相剋。却不知老龍之丹。乃是日月精氣所成。吐的是老龍本身三昧真火。豈是平常水力所能消滅。老蛟用盡氣力。搬來半海之水。希望滅去神丹。結果。反如火上澆油。越加助了火威。却白白地害了無數人民。和許多田舍。老蛟情知抵敵不住。便化條小鱗。隱身波浪之中。沒入深潭之下。老龍找了多時。找他不到。不覺火性大作。虧他不假思索。使出一個蠻法。竟從遠處連來幾座大山。傾入海中。想把



海水填平。不怕那蛟不被壓死。……縹緲真人說到這裏。火龍真人不覺大笑起來。說道原來令徒真是一個心粗膽大的呆龍。他也不想。假如真個把灌口填成陸地。老蛟果然壓死。他自己呢。難道把老窠都丟了。難道他就算得準定填海之後。你這位老師。剛巧前去帶他到東海來。所以連自己窠兒。也不要了麼。縹緲真人笑道。所以纔稱他是蠻法呆力啊。他這麼一攪。果然把老蛟壓在海底。但他也幾乎弄得性命不保。本來這地方是二郎的治下。上中下三界事情。統歸他一人治理。此時已得了蛟龍相爭。水淹民居的消息。忙着帶領大兵。前來彈壓。不道來遲了一步。海水大半已被老龍填平。二郎大怒道。毒蛟惹害。壓死也不爲過。如今老龍所犯的罪。不比毒蛟更大了麼。這事要不嚴究。將來滄海桑田。隨時變化。連我也沒有主權了。便下令搜查老龍。擒來見



我。也是老龍命不該死。一聞二郎兵到。早就逃出境。却給我救來這裏。誰知一霎眼的工夫。竟又弄出這等天大禍事。真正從那兒說起啊。火龍真人笑着說道。所以說。我倆可算得同病相憐。祖師把這個苦差使交在我倆手中。偏偏這兩個孽畜。都是這般撒野的性格。他們自己闖禍。將來的報應。也是他們自己去承當。那也可謂自作自受。不過你我枉作老師。竟連兩個徒弟。都不能制伏。給師弟兄們知道了。也是不好意思呀。縹緲真人笑着。把那箴龍闖禍詳情問了一遍。火龍真人一一告訴了他。因又笑說。本來他們違背師命。應該嚴行懲戒。才見得我們下規律謹嚴。無奈現在正是用得着他們的時候。只好先行唬嚇他們一番。着他們輔佐世主。將功折罪。縹緲真人笑道。如今下界君王。動不動講什麼權術不權術。你我神仙。應該以禮待人。以誠格物。怎麼



也用起這等詐術來。火龍真人笑道。這叫做一種從權的辦法。不如此。那能使得兩畜俯首帖耳。小小心的。前去供職呢。縹緲真人大笑道。什麼從權不從權。我只曉得。誠不能格物。不得已弄些虛花兒。撒謊欺人罷了。火龍真人笑道。就算如此。你我身爲師傅。到這無可如何的時候。少不得只好權宜一次了。二仙說罷。相向大笑。不一時。行到海面上。火龍真人捏一個召龍訣。那胡飛龍仍化成一個女郎。應召出海。一見師尊。不由愧悔交集。拜伏于地。淚如雨下。縹緲真人也把平和召來。兩師按劍坐在水面上。海波起處。都成朵朵金蓮。擁住二仙。形狀十分莊嚴。兩龍俯伏海面。自知有罪。不敢抬頭。二師喝道。你倆知罪麼。龍飛兀自涕泣不敢開口。平和畢竟倔強些。昂起頭來。訴說蛟龍肆虐情事。縹緲真人揮手說。我怕不省得。還用你講。唬得平和重復低頭。不敢再言。



因對火龍真人嘆道。論他們存心。倒也不能說是怎歹怎惡。不過所作之事。都有過分的地方。這就要算他們的大罪。况且還有大鬧天宮之事。方才要不是我倆趕到。只怕你們性命早完了。你們自恃些小法術。以爲世上天下。再沒比你們更强的了。豈知九州萬國。三界海島。多少有才有德之士。那一位不強過你們。自負法力而傲視他人者。久後終必死于法術之下。須知法術這東西。却是給你們作自己防衛之具。或用以濟世救人。不是教你們凌侮別人。干紀犯上的。從前我倆度化你們之時。是怎樣叮囑來着。怎一違師面。就都幹出那等大禍來。這要照仙家規律說來。你倆還得負一個目無長上不遵師命任性胡爲的罪名兒。你倆自己說罷。現在見了我們。該受甚等處分。龍飛究竟忠厚。除了叩頭請罪之外。再不敢多說一句。火龍真人又笑問平和。你的意思



如何平和却正色說道。師伯師父。要不是你愛我倆。今兒也不來相救了。既是救得我們。可見我倆還不至殺身之罪。如何處分。兩位師尊自有權衡。橫豎總是爲我倆前程設想。我們就死。也都感激師尊的。這就完了。這幾句倒說得十分得體。把個仁慈的火龍真人。先說得好笑起來。縹緲真人也笑了。笑道。你們既都知罪。可能從此小心習上。勤謹奉公。再不任性胡爲麼。兩龍都叩頭道。承師尊天高地厚之恩。我倆再敢恃法妄爲。情願死于師尊飛劍之下。兩師聽了。便着一齊起來。對着他們的面。把他們出身。都說了一遍。兩龍各站在自己師尊身邊。唯唯聽命。二師教他們先行個師兄弟相見之禮。正待再說後來之事。忽見東北方一朵彩雲。冉冉而至。二仙抬頭一看。笑道。那是月下老人。來此作什。一語未了。月老雲頭降落海面。和二位相見。未知此老到來。作什麼。



八仙得道傳 第八回  
却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邀天眷實授龍王 博庭歡假製螺肉

却說月老下落雲頭。和縹緲火龍二仙相見。二仙動問道。道友來此何幹。月老笑道。貧道百務不管。專理上中下三天。海內外各洲的婚姻大事。現在兩位的高徒。合有姻緣之分。二公怎不請我吃一盃喜酒。二仙才知他的來意。都笑道。原來如此。倒勞動大駕了。但小徒輩都是龍種。難道他們婚姻之事。也歸道友管理麼。月老笑道。那個自然。貧道祇掌一切姻緣。却不分仙佛人物。說時。袖出一本冊子。掀將開來。給二仙看道。兩位請瞧。這不是兩位令徒的名姓麼。二仙看了一回。果見冊內載明。平和胡飛龍原係龍種。後轉人身。合于某年某月日成爲夫婦。二仙閱訖。月老收了冊子。二仙卽喚兩徒見過月老。着他們行個大禮。月老





笑容可掬的。連說不敢不敢。又道。將來二位職爲水族之王。司四海之事。而且誕育龍種。分司各海。前程正在遠大。況且彼此不相統轄。只算友朋。怎敢當此大禮。二仙笑道。將來之事。將來再說。現在你是大冰。怎不謝媒。月老無奈。受了一禮。月老着二人拜過天地。并兩位師父。然後行交拜之禮。便算成就了一段良緣。火龍真人笑着說道。小徒輩得訂良緣。種種費道友清神。水酒一卮。是最薄的敬意。怎奈他們不日受職。尙未朝見仙凡兩位帝皇。也不曾備有宮室。竟連這最低的敬意。也不能申達。這却真是很難爲情的。怎麼樣呢。月老笑道。這事本該做老師的代替他們布置。今既這麼說了。暫容記下這頓喜宴。等將來貴徒們榮膺勅命。再到他們新宮中帶賀榮任。加倍叨宴罷。說得二仙大笑。月老說事情很忙。不便多留。告辭自去。二仙相對笑道。這老兒倒也說得



俏皮。你我既爲老師。也該送他們一點什麼東西才好。平和聽了。笑道。師尊賞我們的。自然是極貴重的東西。現在徒弟們雖成夫婦。尙無家室。不如暫留師尊這裏。等徒弟們得了寸進。將來有了家室。一總領賞罷。二師笑道。這話倒也近理。且等玉旨下來。我倆替你弄一所宮殿去罷。平和等急忙叩謝。二師吩咐道。現時北方一帶。已發大水。人間帝皇。號爲虞舜。乃是一位極有仁德的聖主。他因洪水爲災。晝夜憂勞。已命他的忠臣夏禹伯益等。專管治水之事。你倆該去幫助他們。分司治海之責。我們來時。已由祖師代請天庭。發下敕命。想不久就有玉旨到來。你倆謝恩之後。不妨先行就任。然後由我們帶去。和夏禹等一會。以後方可分別水陸。各司其事也。二仙正說話時。忽見半空中音樂之聲。大家抬頭一看。果見無數仙官。乘雲駕霧。從半空中下來。二仙慌忙率領



兩徒俯伏海面。仙官到來。仍在離海十餘丈的空中。宣讀玉旨。大意說。仙凡路隔。水陸殊塗。今下界洪水爲災。獸妖肆毒。已有凡間帝主。簡派賢臣。專司其事。至水族百務。應由朕派遣人才。協助凡間君臣。雙方並進。庶水患可弭。妖獸匿迹。而百萬人民。亦得安居樂業。今元始老君二位仙祖。保舉平和胡飛龍。堪當此任。爾二臣雖有前愆。暫勿究治。敕封平和爲四海龍王。胡飛龍爲王妃。并加覃恩。準爾等子孫將來分司大小各海。並爲龍王。永永勿替。爾等務宜革面洗心。圖報天恩。旣立功行。復蓋前罪。有厚望焉。等語。二師接過誥書。又率二徒望空稽首。送過仙吏。二徒又上來叩謝師恩。二師囑咐道。我等修道至今。職居金仙。却還不會得到你倆這等體面。須念自己甚等出身。有何道行。能邀如此殊榮。從此時時勉勵。刻刻當心。不要因一時意氣。誤了天下蒼生。不要自



恃高位。藐視一切。常存仁愛之心。力戒驕矜之氣。修德立功。前愆可蓋。卽後福無疆。凜之勉之。毋忘此訓。二徒稽首受教。二師又道。如今該是你們朝參玉闕之時。我倆可以帶你上天。却不能代替你們說話。你們又是曾經犯法的人。奏對之頃。須要力求大方。不越禮節。不必因前事而生慚佈之心。不得以恃寵而稍現驕矜之態。須知天威咫尺。榮辱得失。所關匪淺。怎能不十分留神呢。二徒又唯唯遵諭。二師帶着他倆。先至兗州地方。火龍真人的鶴鳴洞。換上朝衣。手持玉笏。打扮得渾身煥發。神彩非常。二師相顧笑道。看這兩個傢伙。倒也有些架子。還不曉他們能否內外如一。表裏相稱哩。縹緲真人又把一應朝儀。先教他們習練了一回。二人究竟是都有夙根。又且功行也圓滿了。自然一說就會。二仙好不歡喜。這才帶了他們上天而去。到了南天門上。有四天將率領



天兵在此守關。二師說明來意。四天將躬身請進。卽有李長庚前來迎接。和火龍縹緲兩仙相見歡然。各道一番契闊。火龍真人又替兩徒弟道上次冒犯的歉忱。縹緲真人笑令他們當面謝罪。慌得長庚一手扶住一人。哈哈大笑道。兩位道兄直如此生分。那些過去之事。何必再掛齒。頰。況且不知不罪。上帝已恩赦前非。新封王位。貧道還敢稍存芥蒂麼。大家謙讓了一陣。師徒們跟隨長庚。直登金闕。長庚進去代稟。有旨着師徒們朝見。火龍縹緲又切囑了兩徒幾句。雙方各整衣冠。執笏當胸。兢兢業業的趨步入朝。見玉帝高坐殿廷。兩旁大小仙官侍立兩班。師徒四衆一齊口稱聖壽無疆。跪伏殿陛。玉帝傳旨溫慰。火龍縹緲二真人又勉勵了平利夫妻幾句。師徒都叩謝如儀。退朝之後。有許多仙官前來。和二真人敘舊。二真人又命兩徒一一拜見。勾留片刻。因要朝參。



元始老君。并各位帝君各處金仙。不敢久羈。方才告別而退。仍出南天門。先至崑崙山元始天尊處。後至八景宮老君祖師處。老君賞了平和夫妻每人一套袞龍袍服。又賜平和寶劍一把。賜飛龍神針一枝。皆能取妖魔性命於千百里外。而且使用隨心。變化不測。二徒大喜叩謝。老君對縹緲說。灌口一地。從陸而海。由海而陸。滄桑之數。皆有前定。移山倒海。事情果屬鹵莽。究竟也不是平和之罪。但該處陸多水少。而且距海大遠。得鹹不易。你可去凡間。會同世主。用法造成鹽井一所。並在鹽井旁。設下一座火山。以便民人取用。順便還有一人。該在那時得度。到了那裏。自能知道。我不久也還下界走駒了。結一重俗緣。此外你們東華師兄。恐亦不免要下凡一走。但總在中原水平之後。如今却還早咧。又對火龍真人說。你在錢塘江中。設下一閘。可防許多妖魔。却也很好。



不過將來還有本領極高的蛟妖。能夠穿闌而過。此妖一出。害人必多。你得時時留心。能設法鎖住了他。免得塗炭生靈。也是一件極大功德。兩真人受命訖。見老君沒甚說話。也不敢多瀆聖聽。帶了兩徒。叩辭出宮。又至各處走了一遍。兩徒倒得了許多珍異賞賜。到東華帝君處。帝君和兩真人交情最好。特設盛筵。留師徒歡宴。席間帝君問起凡間之事。兩真人大略談了幾句。帝君嘆道。我從海外得道。即登仙界。常恨不能一觀中國文物之盛。將來得有機緣。也想下去游玩一番。兩位道兄。以爲何如。兩真人聽了。不覺愕然。大吃一驚。忙問天府是各界頂高。尚尊貴所在。帝君已榮任天職。怎麼又作遊凡之想。從來聖人無戲言。言出聖口。不踐不止。還請帝君留意爲幸。帝君仍不明白。不期脫口說道。這有何難。自來仙佛頗多遊戲紅塵的。孤家就去不得麼。二真人見



他執迷如此。不敢再勸。也不敢多說。恐他再說出不祥的話來。彼此以目示意。告醉覆盃。叩辭而退。途中互談帝君如何忽動凡心。怪不得祖師先有東華下凡之言。因思修道到此地步。尙且不免貪心惑志。何況其他。這真是吾輩非常可怕之事。說到這裏。大家太息了一回。那飛龍攙言道。請問師尊。方在祖師也說。不久下凡一走。可見出入三界。是神仙常有之事。何以師尊對於東華師伯。又替他這樣憂慮呢。二師都道。你們那裏知道。祖師是萬國九州五岳三山羣仙之祖。無論怎樣魔劫。壞不得他的法身。迷不得他的道心。他要下凡。自然有他自己的未完因果。去去卽回。一點用不着別人替他担心的。至于東華師伯。雖然道德不淺。却如何比得上祖師。從前玉帝因見下界有七寶樹光耀九天。偶動貪心。便指出一魂。墮凡歷劫。心志一迷。幾乎不得歸天。幸得輔助。





的仙神太多。大家隨時隨地。保護他。指點他。方得劫滿歸真。如今的真武大帝。卽玉帝下凡的一魂所成。像玉帝那樣根基。尙且動不得一點貪嗔。說不得一句戲言。何況東華帝君。更何況不及帝君的呢。二徒聽說都竦然道。弟子出身卑賤。聞道日淺。向來目空一切。不知天高地厚。如今聽了師尊法諭。竟覺本身好如毫無才能一般。從今以後。益發要自己檢束身心。免墮輪迴之劫。兩師喜歡道。爾等能夠如此克己。將來的前程。正自不可限量。就說劫數所定。該受折磨。但何嘗不可修德立功。轉回氣運呢。二徒都唯唯遵命。師徒四衆。拜完了上界各帝君仙神。方才回到下界。這時虞舜建都之地。在現今山西地方。其時所稱爲中國的。其實祇有黃河南北岸的一部分兒。至于長江上下游。都算南蠻之邦。不入版圖之內。那黃河流域。全是低平之地。因黃河潰溢。四面八



方的泛流。還有比較稍小的水。如濟水淮河等。因受河水流溢的影響。本身水量頓增。容受不住。一齊溢出。弄得全個中原。完全變成澤國。人民不能安居。少不得向高處奔逃。偏偏那些地方。又多獅虎豹狼等等猛獸。見人便噬。人民不死于水。便死于獸。那時的百姓。也不曉得造下什麼彌天大孽。無端遭此亘古罕有的浩劫。幸得舜帝知人善任。把治水之責。付諸夏禹和伯益二人。他倆奉了帝命。因水勢太大。一時頗難着手。便共同商議。出了一張榜文。徵求治水意見。火龍真人縹緲真人。湊巧帶了平和夫妻前來見駕。路過此間。便先去請見禹益二人。獻了疏濬之策。又將平和夫妻奉玉旨爲大海龍王。相助平水。兼理水族事務。種種前事。告訴了他們。禹益二人。不勝忻悅。帶他們朝見舜帝。代陳來意。舜帝自有一番嘉獎。也和玉帝一般。加封王妃位號。於是兩真人



才把平和夫妻送入大海之中。火龍真人親遊南海。採得大批水晶。施用妙法。替他們造起一座王宮。水波不入。內外通明。這便是世上相傳的水晶宮。縹緲真人便替他們運來各種陳設器皿之類。一一安置。停當。不上幾時。居然布置得一座非常富麗的龍宮。龍王夫婦感入骨髓。除了稽首感謝之外。也沒甚話可說。兩師笑諭道。你夫妻出身低下。竟能致此高位。一則爾等積功所致。二則也是機緣巧合。適有這場水災。連祖師和玉帝也十分重視你們。我倆才能各盡心力。教導裁成。并替你們弄成這樣一個好所在。要知此皆帝師覃恩。所以然者。也是屬望你夫妻不負此恩。竭盡心力。助凡間君王了結此場劫數。此後水陸界限。完全清楚。不如從前那樣混沌一片。常常弄成災患。所有海中之事。既歸你倆專責。更要小心謹慎。黽勉從公。數十年後。爾等子孫出世長




成。便可分別遠近要害。委派各處江湖河泊供職。此輩皆受爾夫妻監督。如有差誤。爾夫妻也不能免責也。龍王和王妃都竦息聽命。二師見諸事已妥。自去入景宮復命。從此龍王夫婦。果然小心在意。夙夜匪懈的輔助禹益。導來的水。一起收入海中。其有海族蛟龍鼉之類。流入中原。毒害生靈者。龍王便派遣手下練就的將卒。前去收伏。仍舊攢歸海中。禹益二人。本是大大的忠良。對於治水一面。完全照兩真人所獻計策。或疏或導。或濬或開。對於獸患一方。由伯益率領丁壯。預備火器。焚山搜捕。殺斃無算。這都是人力所能的事情。至于海面上的工程。却虧龍王夫婦協力帮忙。才得完全成功。人民樂業。從新釐訂疆域。分割州界。成立一種簡單的地方制度。這些情事。全載禹貢一書。因和本書沒大關係。概從缺略。如今本書單說一樁小事情。利此次水災有些



徵關係的。那時河南嵩山下。有一分貧苦人家。母子夫婦。一家三口。向來務農爲生。姓孫。名傑。母親王氏。娶妻劉氏。王氏因中年喪夫。撫孤成立。從寡居之日爲始。斷葷茹齋。藉以明志。這時因洪水爲災。合家逃去山中。王氏年高。受不起辛苦悲勞。兼且得了濕氣之症。內外交攻。染成重病。比及水退之後。回到故家。見家中什物器具。漂流淨盡。心中大爲難過。病勢益見沉重。鄉下地方。本來不易覓醫。而且水災之後。家計愈艱。醫藥之費。萬難籌措。只好看他天天的凶險起來。孫傑夫妻除了衣不解帶。日夜伏侍之外。那裏還有什麼辦法。這天王氏大限將屆。回光返照。身子忽然清醒了些。要點東西來吃。夫妻大喜。只道沈疴可起。動問老人家愛吃什麼。誰知王氏這樣不要。那樣不喜。單單要吃那田螺。這是因爲大水之後。家中不知從那裏流來一個大田螺。劉氏看這田



螺大得奇怪。弄點清水。把他養了起來。曾給王氏瞧見。所以此時想要拿來嘗嘗這種新鮮味兒。依孫傑的意思。只要母親愛吃。管他葷素。請他吃了再講。劉氏却知道是婆婆的亂命。他吃了幾十年的長齋。無端爲這田螺開葷。萬一吃下肚去。忽然懊悔起來。仍要添出毛病。而且吃素之人。一旦無端開葷。也是非常罪過的事情。於是由他想個法子。特去外面。找來幾個田螺壳。用滾水洗得干干淨淨。一點氣味都沒有了。却拿麵巾腐干等物。搗之成醬。做成田螺肉模樣。嵌入田螺壳中。哄那王氏。只說。遵命燒了田螺。請他嘗新。王氏果然歡歡喜喜。吃了幾個。也並不知道是人工製成的假貨。吃了之後。又過了一天。他的壽數已到。就此一命嗚呼。孫傑夫婦哀毀骨立。不消細說。拼擋所有。辦完喪葬之事。劉氏因婆婆臨終愛吃田螺。所以見到那個大田螺。就傷心到了不



得。孫傑便把這田螺送去水中放生。後來劉氏也得病去世。臨死之時。含淚對丈夫說道。我隨你二十年。替你養親持家。自問並沒失德。只不曾替你養下一男半女。我家境况。又如此貧苦。我死之後。你那有銀錢再娶。這孫氏血脈。豈不由你而斬。這是我死不瞑目的事情。說畢而死。從此孫傑一家。只剩他一人。也不能再作田工。每日只在村中有錢人家。幫傭作苦。維持一生活。那個地方。凡替人作傭的。大抵只供中飯。早晚兩餐。仍須回家自食。這孫傑又要作工。又要自己煮飯。往往弄得兩難兼顧。而且家中門戶。沒人照管。一切都覺非常不便。欲想另娶一婦。苦于力量不及。每每想起他妻臨終的話。不由心如刀剗。如此過了半年光景。這日。因是他妻生日。前去坟頭哭奠。回得家來。遠遠望見家中炊煙忽起。心中大疑。急急趕回一瞧。只見飯熟茶沸。專等他來受用。



再尋那燒飯之人。却杳無蹤跡。越發疑惑起來。恰好肚子大餓。也不管三七廿一。先把現成茶飯受用過了。天天照舊出去作工。每天回來。依然飯熟於釜。茶沸於壺。只見燒茶煮飯之人。而且門戶窗牖。都鎖得好好的。一點沒有開動的形景。這一下子。可把個孫傑真弄得又驚又喜。又十二分的奇怪。先時還不敢告訴人家。只每天下工。比往常略早一刻。想要出其不意。跑回家中。看他一個究竟。誰知那人好像有先見之明。不等他回來。總先走了。孫傑撲了好幾個空。一天。索性請個假。仍舊一早出門。到了夜飯時分。却去鄰舍人家借了一個梯子。爬上牆頭。向自己廚屋內一望。那知不望猶可。這一望。險些把他的三魂七魄。唬出軀壳。原來他已瞧見替他煮飯的是一個豐容盛鬋的絕世美人。這可真是萬分稀罕之事。若問究是何人。連孫傑本人。還不大明白。作書





八仙得道傳 第九回

人也只好說一句下回分解罷了。



第十回 鰥魚驚豔 田螺報恩

却說孫傑望見這樣一個美人。無緣無故。天天替他煮飯燒茶。心中真是萬分納罕。立在梯子上面。不由說出咦的一聲來。這一聲。不打緊。却早被室中美人知道有人窺覷。但見他一陣慌張。登時形影俱无。孫傑下了梯子。開門入室。一鍋子的飯。還煮得半生不熟。而且自己前一天看過家中存米。最多吃得三四天。此時米桶中忽然滿滿的裝足了一桶的白米。另外還多了些鹽肉鷄魚之類。一起放在櫃內。孫傑只得先把那飯燒熟了。吃了一飽。因菜米俱有。便向東家請假三天。足不出門的老等那美人前來。誰知此時的美人。知他不去作工。便不替他煮夜飯了。反在他清晨酣睡之時。替他煮好一餐早飯。而且帶來許多時鮮



八仙得道傳 第十回

一五二

小菜烹潤得十分可口。孫傑幾次想起個大早，等候美人，偏偏這幾天十分好睡。每至清晨，尤其睡得人事不省，酣適非常。一連多日，仍是見不到美人一面。但有一事，更使他喜歡的。美人知他不去作工，怕他沒錢使用，還替他弄來許多白銀，足可用得幾年。孫傑驚喜之極，便想拿這銀子，開一家小小店舖，免得常年作那幫傭生涯。主意已定，便去向那東家辭職。東家問他，因甚不幹。孫傑是忠厚人，不會說謊，只得把實情訴說出來。那東家是一個六十多歲積世的老人，存心倒好，聞他有此異遇，便說：你所遇見的，或是什麼仙人，一定你做過什麼好事，救過他的性命。他才來報答你的。孫傑道：小人窮得要死，那有力量作甚好事。東家笑道：好事不必要有錢，才能做。你既想不起來，暫且不必管他。但天上神仙，未必會得你好處。或許是花木鳥獸之精，曾經得你救撥。



前來報德。也未可料。若果如此。你可預備鍋焦一片。搓成小小糰子。候得他來。就突然將他抱住。把鍋焦塞入他口中。逼他嚥下。便與生人一般無二。就可問明原因。和他成親。將來好處。不可限量。孫傑領教而歸。便整整的坐候一宵。假寐待曉。天色黎明。就悄悄地掩入廚房。果見美人背着身子。正在那裏切菜。孫傑依照東家囑咐。突然上前。用力抱住。同時伸出一隻右手。將預備的鍋焦塞入他口中。等他汨然一聲。嚥下肚去。剛想放手。忽聽那美人開口道。郎君且請放手。妾已受烟火。不能再遁。容慢慢稟告郎君罷。孫傑情知不是謊言。便把雙手一放。美人回轉臉。含愧帶羞的。向孫傑深深掖袖。孫傑也長揖還禮。却也覺得不好意思。只得搭趣着說道。請問娘子。和小子素昧平生。小子一介窮人。也沒有好處到娘子身上。因甚那樣錯愛。小子心切不安。今幸得覩尊



容萬望明白見告。美人微笑道。妾有苦衷。甚不願郎君知道妾的事情。不知是什麼人饒舌。教郎君這等惡計。但郎君所願知道者。卽妾所不敢稟告者。深恐郎君不知妾事而苦苦相詰。一知妾事。又將畏妾如蠅。而不敢相見。結果必使妾欲報大恩而不可再得。甚或因此惹起郎君疑懼。反而因好成惡。如何是好呢。孫傑聽了。慨然道。娘子太過言重。小子雖是鄉村窮漢。自問頗還有些肝膽。娘子如此見待。必因小子何處何時。略有微勞。小子委實記不起來。娘子必不肯說。小子倒要疑心娘子。不要是認錯了什麼人。白白的費了一番心力。曾不能使真正施恩之人。稍受報答。小子命窮如此。反而无功受祿。不但沒有好處。必定要折減壽算。該活六十歲的。只怕不到五十歲。就要死了。娘子請想。小子還敢再受娘子的恩典麼。美人聽說。倒笑了一笑道。總道孫官人長厚。



老實聽你這番談吐。原來也是一位調皮朋友。不瞞郎君說。賤妾心中。何嘗不想早點對郎君說明。總因幽明異路。恐惹物議。兼恐郎君不諒苦衷。反不能遂妾報恩之志。所以一味隱藏。冀使郎君受我數年奉養。然後知妾必非害君之人。彼時方可直陳顛末。使君恍然大悟。不料未及匝月。就被君捉住。莫非你我真是有緣之人麼。說到這話。不期面上微微一紅。孫傑却喜歡得眉宇皆春。張開一張大口。只是合不攏來。因又正色道。娘子千萬不要如此多心。小子剛才已經說過。處境雖窮。肝膽尚有。爽爽快快的說一句。即使娘子真是妖魔鬼怪。既稱小子曾有微功。特來圖報。這話雖然當不起。却可斷定娘子必非爲害我而來。我孫傑又不是土偶木人。難道連個好意歹心。也辨不出來麼。美人見說。又低垂粉頰。略作沈吟。方抬起頭。毅然一笑道。郎君看我是人是鬼。還



是什麼妖魔魍魎。山魃樹精。孫傑聽了。不假思索。也笑道。娘子天人。便非神仙。也決乎勝過凡人。若說那些鬼怪。世上果然都有。只怕化不到娘子這等人才。也未必有娘子那般仁心。美人聽了。不覺一笑道。郎君真會說話。外人偏都說你不善講話。這也奇了。孫傑笑道。或者這便是所說福至心靈罷了。美人又笑了笑道。實告郎君。妾身確乎不是人類。仙人太高。賤妾怎敢冒充。妖鬼太凶。賤妾又犯不着影戲他們。郎君請回記一記。當尊夫人在日。可曾救過一件東西的性命麼。尊夫人臨終之頃。又曾有什麼遺恨之語。郎君仔細一想。不妨先請一猜。猜得不對。賤妾再當奉告。孫傑記了一回。只記得劉氏以未有生育爲恨。至於救命之說。兀自想不起來。美人點頭嘆道。惟其如此。愈見君夫婦盛德仁心。真施恩不望報之君子也。妾羅性名圓。家居淮水之濱。洪水時。爲大



浪捲至府中。水退之時。匆匆不及離府。承尊夫人撫養珍惜。不啻骨肉。後來令堂病中亂命。幾使妾不保性命。又蒙尊夫人設計周全。覓得替代。方保微生。後來又承賢夫婦送出府中。俾得自遂其生。此德此恩。沒齒難報。不料尊夫人如此賢德。竟不永年。賤妾備聞易簣之語。便生報德之心。爲因生非人類。又且羞于自媒。所以先操婦職。續識君容。擬至數年後。得君信愛。再容自陳。何意未及一月。便得與君相聚。豈非大幸之事。事已至此。還望君勿以非類見輕。俾得隨侍左右。爲君操執井臼之役。妾雖不才。或不致以生活累君。更不忍使君爲妾故。稍蒙不利。君堂堂丈夫。當能鑒妾微忱。深信妾無他意罷。孫傑聽完了話。才悟到是那放去的田螺。先還不免稍有惊愕。及聽他語言清朗。情致纏綿。又想想數日來侍奉之勤。相待之厚。心中便只有感激而無疑念。因卽起身。





拜謝道。娘子天人。何必這般客氣。曩日之事。全出無心。本來算不得什麼。既娘子如此存心。小子也不便多說什麼。只愁本人窮賤粗鄙。怎配得上娘子的天生麗質。就說生活所須。雖然娘子不要小子預備什麼。小子却越覺愧惶無地。怎麼樣呢。羅圓笑道。既承見愛。不加疑猜。彼此便是自己人了。還客氣點什麼。但有一事務求俯允。孫傑忙道。既爲夫婦。彼此一體。有什麼不能答應的事情。羅圓赧然道。說來也沒甚大關係。就因妾道行太淺。雖能變化人身。未能脫離軀壳。須俟二十年後。所受烟火既多。又得君精血灌溉。方可漸漸丟撇頑壳。化成人體。君可於明夜子時。親到西面河邊。將妾頑軀捧來。放在大缸中。浸以清水。一月一換水。并須放在隱密之處。千萬不能使別人知道。這是頂頂要緊的事情。郎君可能應允否。孫傑大笑道。我當是什麼大事。原來如此一回。



事兒也值得那般客氣。說得羅圓也笑了。這天羅圓替孫傑做完一切事情。仍自回去。到了晚上。孫傑恐怕誤事。坐待到子時。忙去西首河干一找。果見自己和劉氏所放的大田螺。還在岸邊。歡歡喜喜的。抱了回來。照他所囑說話。一一布置妥貼。方去睡覺。一到天亮。便聞廚屋內有人講話之聲。心中大疑。起身一看。原來羅圓又帶來兩個小了鬻兒。正在指揮他們弄茶弄水。煮飯做菜。一見孫傑起來。羅圓先謝了他提挈之恩。又命兩個了鬻前來叩見。并說。這兩個孩子。年紀不大。也很做得事情。二婢一齊拜過孫傑。孫傑益發大喜。從此羅圓便常住孫家。和孫傑成了夫婦。孫傑家中。本來一無所有。此時却逐漸興盛起來。不但柴米衣服。完全不用憂慮。其他起居服用。都舒適非常。比平常有錢人家。還來得寫意。孫傑也不去替人幫傭了。在市上開了一家米麵舖子。經



營籌劃。交易買賣。全憑羅圓一言。往往別人失敗的生意。到他手中。偏能轉爲勝利。不上三年。便成了富厚之家。這孫傑生性仁慈慷慨。喜歡施與。無論識與不識。凡有急難相求。沒有個不幫忙的。幸而羅圓神通廣大。替他陸續不斷的運來銀子。可供周濟貧窮。要是不然。只怕天大家私也早給他化費完了。此時遠近鄉鎮地方。幾乎無不知有孫傑夫婦。他們大夥兒把孫傑喚做孫善人。把羅圓稱爲活觀音。夫妻倆倒處得非常適意。非常快活。就只一樁事情。不稱他們的心。原因劉氏臨死。心心念念。以孫家血統爲慮。後來羅圓報恩。身事孫傑。也說重在替他生男育女。接續香烟。誰知種種事情。都能滿意。只有這最緊要的問題。却是無法解決。看看過了十餘年。兀是音信毫無。孫傑急的要死。常常愁眉苦臉。傷心嘆氣。對羅氏道。我自問存心不壞。濟難救危。不敢言功。



也可算得不愧寸心。難道老天爺就連兒子也不給一個。也不曉什麼事情。傷了陰德。竟使我落到這等下場。羅氏只有再三勸慰。說他年紀不大。精力未衰。得子遲早。總有定數。立心好善。天必賜福。怎見得定沒子嗣呢。孫傑聽了。也只好今年盼明年。明歲望後年。這樣的盼望下去。果不其然。這天道報施。畢竟不差釐毫。像孫傑這樣的仁慈。豈有絕嗣之理。造化老人老早註定。替他預備了一個很好的佳兒。專等時機一到。就着仙官仙吏。護送與他。看官們。要知天爺爺替他預備的是那一位佳兒。等的是什麼時機。作書人一時却還舍不得發表。留待下回分解罷。



八仙得道傳 第十四回



第十一回 遷怒迷人蛟龍洩恨 當場出醜法師收妖

却說本書上文縹渺真人對火龍真人曾說過一件老鼠化蝙蝠在西岐山上替文美真人守衛洞府。後來又因他有功於灌口的人民。着他去那裏受些香烟。真人原替他算定。這香火期間。只有一千年相近。那知不到千年。就被那條蛟龍一攪。攪壞了他的寺院。那蝙蝠最是忠厚安分。因千年香火。爲期已近。再也不生觖望。回至山中。拜謁師父文美真人。備陳前事。真人神機默運。良久良久。方嘆了一聲道。似你出身異類。又爲動物中頂頂卑下之物。居然能覓有這般成就。自是可取。在人。家說來。還以爲你修煉得如許久遠。這點成就。並不算十分難得。但從開闢以來。以絕小動物。而修道成人。日後還有絕大前程。怕除你之外。



未必更有第二人。似乎天公於你。不算薄待。我因甚無端講這幾句話。給你聽呢。因爲你的出身太卑。前程太大。這是非常難得之事。大凡事之非分而得者。必多意外的磨折。磨折越深。成功越大。亦更見成功可貴。若是隨隨便便。讀得幾句道書。煉得幾年坐功。就能成仙了道。世上衆生。只怕人人都要去學仙人了。人人都能輕易成仙。仙與人。又有何殊。既不見仙之可貴。而仙之爲仙。也真個沒甚道理。我輩又何用如此苦修勤煉呢。蝙蝠稽首道。弟子明白了。弟子雖出身異類。爲動物中最下賤卑微之物。但從師尊收留門下。又受了千載香火。雖不敢說如何成就。也算得了幾分人性。從今爲始。弟子大概將由畜道而入於人道。在別人生而爲人。根行本來極佳。修持必較容易。弟子却不敢妄自尊大。自擬於人類之數。無論人生所不能受的磨難艱苦。弟子願意去捱。



捱得過。是師尊玉成之德。也是弟子非分之榮。捱不過。也只好自怨命苦。枉費了萬載修持。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弟子決決不敢稍有怨悔之心。弟子愚拙心腸。但知順天敬師。安分修道。其他都非所問。望師尊憐而教之。真人聽了。不覺輒然喜笑道。倒不料你有恁般決心。這樣毅力。真可算得物類中傑出之才。反常之事。大凡反常者。不敗亡。必大貴。如你之才之命。敗亡二字。可決其必不至此。將來成功。真不可以限量。如今便是你所說的人禽交界的關鍵。我便要牒送地府。轉輪殿上。煩他們送你轉凡入世。擇一家良善人家。前去投胎。你須立定宗旨。明心見性。勿爲利欲所誘。勿爲財色所迷。見義必爲。視惡如仇。諸善力行。百邪遠避。如此力行。勿懈。機會到來。自另有人度你出世。即使人事牽纏。稍稍挫折。總都是命宮所遭。切勿灰心短氣。自隳前功。要知修道時的。





磨折都非真正的苦難。乃是修道人應歷的途徑。必有的階級。橫豎經難愈多。將來的成功亦越大。總之。都非勞而無功的。緊記吾言。勿忘勿忘。我這許多門弟子中。就只望你一人最有造化了。蝙蝠受命之下。感極而泣。只說。弟子都理會得。弟子已經說過。修道順命。不計成敗。何況師尊又明明訓示弟子。還有那種造化呢。真人大悅。馬上修起牒文。待要申送入地。只見蝙蝠又跪下道。還有一言。請問師尊。方才師尊說。將來機會到來。自另有人前來脫度弟子。難道說師尊就未必能來拯拔弟子麼。弟子承師尊訓誨提攜。恩同天地。難道還要去另拜師父麼。這就使弟子萬分的不解了。文美真人聽他說到這句。不覺慨然道。師弟相逢。都有一種緣分。緣盡則散。事理之常。本來不必介意。何況你我關係。還不致從此而止。不過度你之人的。確不屬於我。而亦和我本人無



異。因爲彼此都是師弟兄。同出一教門下。在我原沒絲毫得失。在你却又多得一位道德極高的師傅。要知道也是你勝過常人的一種福分。啊。蝙蝠聽了。悲喜交集。看着真人修好一道牒文。派個力士。送去地府。當有冥王查看冊籍。說有河南孫傑積德累功。救人無數。現在尙無子女。可着蝙蝠前去投胎。立時着判官修了回文。仍着力士賚回。真人又着力士送蝙蝠至冥中。由冥王交輪迴司親送蝙蝠下凡。剛巧孫傑妻羅氏懷孕十月。夜間。夢見一位官吏。送來一隻黑色飛禽。對他說道。你夫妻行善多年。感動天心。冥王派某親送仙禽爲爾男子。此物本是仙種。前程遠大。不可限量。爾等宜好好看視。不要輕觀了他。說畢。把飛禽一放。那鳥投入懷中。一惊而醒。立刻覺得肚子生疼。那消半個時辰。呱呱墮地。却是一個面白唇紅眉清目秀的佳兒。夫妻倆這一喜。也就非



同小可而且照夢中所見景况。可知此兒不是尋常之輩。必係絕有根器之人。心中愈覺慰悅。因他是神仙所賜。取名仙賜。光陰易過。轉眼兒仙賜已過十歲。孫傑夫婦便請個有名的先生。教他讀書。仙賜是天才聰明。不消說是一目數行。聞一知十的了。讀到十四歲上。已把古今史冊和許多名人典籍。裝滿了一肚子。一時傳說開去。遠近地方都知孫家孩子。是天生仙種。生有奇才。早有州官鳳氏。聞名來聘。孫傑因仙賜尚在童稚。不肯放他出去。向州官面前再三懇辭。不料州官和仙賜談了一回。已知他是真有才學的人。必欲請去幫忙。因對孫傑笑道。老先生還把公子當作小孩子麼。他年紀是小。可知才學淵深。決不是尋常成年長者可比。此去相助下官。掌司案牘。必能造福地方。爲民除害。等過一二年。下官還要保舉入朝。方可展布他的奇才哩。孫傑沒奈何。和



妻子商量過了。只得答應州官。着仙賜跟去。伺候長官。州官大喜。和仙賜一同回任。凡是地方上一應重要政事。都咨詢仙賜。然後施行。仙賜感他相知之意。也遇事盡心。言無不盡。不上一年。州政爲之一新。人民無不感誦。州官更是喜悅。後來果然把仙賜保舉爲下大夫之職。那時仙賜還不滿二十歲。少年英俊。朝野稱揚。便有許多達官貴人。生有女兒的。都挽人說媒。願附昏因。仙賜少年老成。既然身列朝班。時時只以國事爲念。又因自己年輕。並不把此事放在心上。對於說媒之人。概以未敢擅專。須請命父母爲辭。後來有個上大夫伯皋。因深愛仙賜。一定要把自己次女許配與他。仙賜仍諉在父母身上。伯皋竟自上門親見孫傑夫婦。面求允婚。孫傑夫婦也久聞伯皋兩位小姊都有才德。既然如此俯就。焉有推却之理。自然一口允許下來。仙賜也不敢再說甚的。



當下雙方議定。準來年三月中迎娶。不料這年冬間。伯皋的次女名叫蕙兒的。因在花園中看家人們摘取臘梅。猛見籬外有個少年男子。隔着籬笆空隙處。儘向內望。蕙兒心中不悅。便想回宅。正待舉步。猛覺得眼前一陣青光。耀得他雙目撩亂。立時神知不清。仆在地上。幸得左右扶持的僕女了頭。將他拉了起來。大聲呼喊。那蕙姑竟似發了風狂一般。口口聲聲。只要望園外奔去。也不曉他那裏來的氣力。三四個婦女拚命的拉不住他。一陣慌亂。早驚動裏面衆人。伯皋恰好下朝。聞此異事。急忙和他夫人古氏。并長女菊姑。一同帶了全班男女傭人。趕到花園。正見蕙姑和一班人努目相持。弄得婢婦們筋疲力盡。蕙姑自己也是衣衫扯破。頭髮散亂。狠不成個模樣。兼之兩目直視。口噴唾沫。滿口子亂嚷亂叫。胡言怪語。見了父母。也不知羞懼。仍舊扎掙着要出園去。



古氏見此情形。十分傷心。急得上前抱住蕙姑。帶哭帶叫的。只說我的兒。你是怎麼了。這不要了你娘的命麼。伯皋知他必是遇了邪祟。便也不問青紅皂白。走近身去。舉手就打了他幾個耳刮子。大喝道。什麼妖人。敢在此地作祟。也不打聽打聽我伯大夫世代忠良。與人無過。對天無忤。上界仙神。未嘗輕視於我。何況小小妖魔。敢如此無禮。再不速去。我必請命仙凡兩界帝君。處爾嚴刑。那時你可悔之太晚了。這話一出。果然蕙姑不似頭先那樣胡鬧了。看他一言不發。拔步就行。大眾跟住了他。進了宅門。逕回自己臥房。仍舊不言不語。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神色之間。兀是一付邪氣。伯皋夫妻也無可如何。只得請了許多著名的醫生。替他診脈。有說邪入心經。恐成狂易的。有說痰迷心竅。痰清即愈。有說得大致相合的。有說的完全相反的。伯皋請他們每人開了一個



方子所用的藥。也有同有異。究不曉得誰是誰非。誰用得誰用不得。那蕙姑却只是冷笑。總不說話。古氏主張拜禱天地。把許多方子。擺在一處。請伯皋虔誠叩祝。祝畢。隨便抽取一張。算是一個望天打卦之意。伯皋委實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只得照他這個辦法。選出一張藥方來。急忙差人買了藥。煎好了。着蕙姑喝下去。蕙姑接了藥。大笑一聲。忽然變作男子口音。大聲道。你們真是混賬。世上庸醫開的方子。那怕千劑萬劑。怎能治得小姊的病。再說小姊身子好好的。也沒有什麼毛病。不信。可請個懂得脈理的醫生來。着他細細診上一診。他這脈氣。可是有病的樣子。可笑你們請來的全是一班酒囊飯袋。只有騙錢殺人的本領。其實連脈都診不出來。還要混充名醫。豈非笑話奇談。說時。早把一盃熱騰騰的藥。傾在身邊一個面盆內。可煞作怪。明明一小盃藥。給他



這一傾。就傾滿了面盆。高出一個頂來。頂峯尖削。漸下漸大。接於盆口。宛然成個塔形。衆人都爲駭然。伯皋氣憤不過。恨恨的說道。我伯皋雖無好處及人。自問無大過惡。爲甚這等邪魔。偏會找到我來。說時。不覺淚下。古氏更哭得悽悽切切。哽咽萬狀。才見蕙姑仍作男子聲氣。反笑嘻嘻地勸道。兩位老人家。不用悲怨。像伯大夫方才那種狂言。我是不高興和他多說。如今見你倆說得可憐。少不得把我的實情告訴你們罷。我本西海龍神。因爲一時性急。在灌口地方。那處有文美真人的徒弟。乃是一個蝙蝠虫兒。奉他師尊之命。在灌口受人香烟供奉。我因他專和灌口老龍交好。目中沒有我這真龍。不合一時性起。拆毀了他的廟宇。但他也不該挽出老龍。和我爲難。將我壓在海底。不得翻身出頭。後來老龍又冒了我的牌子。去受上帝敕命。封爲四海龍王。我因被壓





海底竟不能和他作對。今幸老龍師傅縹緲真人奉了老君祖師之命。前來灌口。會同灌口二郎神。辦理老龍移山填海一案。將原有海水改。成一個絕大鹽井。鹽井之旁。又設下一個火井。以供西方衆生煮鹽之用。剛剛那火井底下。就是我被壓之地。他們動工之時。略一疎忽。才被。我得閒脫逃。打聽得那蝙蝠現在投生孫家爲子。如今又做了你家女。婿。官居下大夫之職。正要尋他報仇。不道路過你家花園。遇見你們令。愛。我就知道必是孫家小子的老婆。怪他生得如此美貌。偏那仇人竟。有福分消受。我心中又是一氣。因此先和你這女兒開個玩笑。你們要。是知機的。趕快退了這頭親事。我便專去找那小子。不再和你們爲難。須知那小子是我切齒冤家。早晚必死在我手。你那女兒嫁了過去。也。是一個寡婦。還不如趁早離開爲妙。我這舉動。半是報仇。一半也正有。



益於你。你們可明白麼。伯皋聽了。怒道。胡說。你和蝙蝠爲難。已經打毀他的廟宇。他却沒有向你問罪。你雖吃了些苦楚。乃是老龍之過。與蝙蝠何干。更與我這女兒何干。你雖異類。既能變化人身。可知也有道術。也講理性。你得自己想想。這等畏強欺弱的勾當。便給你報了仇。洩了恨。又有什麼體面呢。蕙姑聽了這話。忽把檯子一拍。大怒道。好小子。我是善意相勸。你敢笑我怕強欺弱。那老龍和蝙蝠。遲早自有被我報復之日。你要活得上一百年的。不怕親眼兒瞧不見。現在却不必談。只你這女兒。既要許與孫家小子。還不如嫁我老龍。論身分。他是一個小小官兒。我却尊爲神龍。論本領道法。他一個凡間孩子。自然比不上我這修煉萬年的法身。論將來好處。嫁了我做老婆。我必度他成仙。連你丈人丈母。也有些好處。別的不說。將來幾丸不死金丹。是靠得住的。那窮



小子。他又有什麼能爲。什麼好處。你們夫妻。都是明白人。却再商量商量。別誤了女兒的終身。和自己命運啊。伯皋怒道。你既夸說自己是神龍。神龍的行爲。可是這般不講禮法的麼。可能這樣強要人家有夫之女麼。我想你一定是什麼海中魚蝦龜鼈之類。修成妖法。前來惑世害人。如你這等無法無天的行爲。只怕天也不許你的。我陽間雖不能制你的妖法。天上許多神人。難道也許你如此狂妄胡爲。毒害良民麼。那妖兒伯皋說穿他的底子。越發惱羞成怒。從此敲桌打凳。持刀弄杖。鬧得比先更凶。弄得伯府全家上下。個個心驚。人人不安。古氏先還苦求。後來被他鬧不過了。只得去請了一位法官。姓丁。叫丁得全的。來府收妖。那丁法師。手持七星寶劍。身披八卦道袍。一面孔的神仙氣象。登壇發符。指東畫西的。鬧了一陣。驀地把令牌連拍三下。口中念念有詞。喝



一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一語未完。忽然一陣黑氣。向台上直撲丁法官身邊。丁法官慌得把令牌丟在壇下。急舉寶劍亂飛亂舞。宛如發狂一般。壇下衆人。只當他力戰妖精。還暗暗佩服他。真有些兒道行。誰知丁法官舞了一回劍。不但黑氣未散。而且把自己一張神仙氣象的法臉。染得黑漆漆地。簡直和鬼一般醜。壇下衆人見了。又是好笑。又覺害怕。不期大家發聲喊說。丁法官怎麼變成個黑人了。丁法官那裏聽見。還在那裏發瘋般亂跳亂舞。只跳得他滿頭滿臉。汗下如雨。看他由風狂而掙扎。由掙扎而疲爽。看看實在支持不住了。苦的是一張嘴兒。噤得說不出一句話來。就連那句騙飯祕訣。什麼急急如律令。也叫不出來。此時衆人才知他不是收妖。實在已給妖人收拾得夠受的了。伯皋是仁德之人。心中大爲難過。只得和古夫人倆。再三懇求。那妖仍附



在蕙姑身上。畢竟偪着伯皋夫婦。尊他一聲上仙。并允他從此再不得罪他。並不得再請什麼法官來搗鬼。伯皋夫婦一一答應。方才瞧見丁法官大喊一聲上仙饒命。小道知罪了也。一言甫畢。身仆壇上。衆人急忙上去看時。那丁法官僵臥如死。只剩一絲游氣。若斷若續的。輕輕呼吸着。伯皋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懊恨。立刻命人拆了壇子。着人把丁法官背到外面。弄了開水。給他喝了。那丁法官原沒什麼毛病。不過是跳舞得太有勁了。不覺把些仙法使盡。元氣大傷。力盡筋疲。所以有此委頓之象。休息多時。已能起坐。因見伯皋在旁。忽然垂淚道。大人呀。小道爲替大人收妖。十分盡力。偏偏那妖人力大無窮。幸虧小道道法不淺。仰賴大人洪福。已將他雙足斬斷。小道本想取他性命。因念天地有好生之德。小道曾奉師命。不好輕開殺戒。所以將他放走。但不許他再來。



纏繞。從此大人可以放心釋念了。只苦的是小道一身。替大人受了這場辛苦。倒有幾個月做不得法事咧。一面說。一面把那張黑臉一縷一縷的映着兩顆半紅半白的烏珠。閃閃爍爍。叫人看得可怕之至。伯皋生性忠厚。見他已經累到如此。怎忍再去戳穿他的牛皮。偏偏那班下人聽了這等說話。見他如此形景。一個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丁法官却纔有些明白。不覺黑臉之中。又微微泛出一點紅光。一個家人出去。拿了一面小圓鏡子給他。笑道。丁法官。却慢討功勞。先把自己的尊容瞧過一遍。再說。丁法官還不曉得自己面色變黑的緣故。持鏡一照。不覺大嚇一跳。一磔碌跳下床來。大嚷道。衆位快來。衆位快來。兀那妖人正躲在鏡子中間呢。這一句話。却惹得伯皋也忍不住笑得彎腰屈背。指着那送鏡的家人。半晌說不出話來。未知丁法師嚷的什麼。却看



八仙得道傳 · 第十一回

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文美化身驅妖孽 仙賜被攝入御園

却說了法師攬鏡自照。見鏡子裏面。映出一個黑面紅眼的東西。他可萬想不到就是自己的幻形。一時脫口說道。阿呀。這妖精還藏在鏡中呢。一句話。惹得衆人哈哈大笑起來。伯皋究竟是忠厚長者。恐他下不得台。忙喝住下人。着他們趕緊弄水來。給了法師洗臉。誰知那層黑色。竟似生漆一般。膠在面皮上。剝都剝不下來。有個尖嘴的下人。立在一旁。冷冷的笑道。這才是那妖精照應了法師呢。要是不然。像法師這樣。坍台。那細皮白肉的臉子上。有個不顯出紅色來麼。伯皋忙喝道。不許胡說。快去夫人那裏。拿十兩銀子來。送這法師回去罷。了法師却也真個虧了這層黑臉。索性老一老面皮。等得銀子到手。方才趑趄起起的。





叩謝而去。這却慢提。再說伯皋見法師力量。又治不下妖精。心中越覺煩恨。又怕被外人知道。傳到孫傑父子耳中。面子上也不大好看。正在萬分爲難的當兒。忽然一天下朝回來。經過一條鬧市。見許多人擁着一個道人。七張八嘴的說什麼哩。伯皋心中一動。吩咐停車。自己步行擠入人叢。看了一回。方知那道人善能變幻生物。顛倒四時。把一個大桃子。種入泥中。一回兒生根出枝。發花結果。便生出許多桃子來。這時已交初冬。這桃子正不曉他從何而來。他却一個個摘將下來。分與觀衆吃了。人人都道非常鮮美。又把一束稻草。栽成一枝蘭花。芬香幽雅。又用一瓣菜葉。種出一朵牡丹花。富麗鮮妍。總之全是真的花果。絕不是那種遮人耳目的幻法。伯皋不覺也看得呆了。那道人變完戲法。天色快晚。衆人都隨意丟些銀錢給他。道人笑了笑。用手一招。那些銀錢。



都從地上飛起。落他掌握之中。笑對大眾說道。承諸位盛情。賜我許多銀錢。只恨出家人早絕塵緣。得此毫無用處。如今替諸位做些好事。收去俵散窮苦人家罷。說着。又舉目一望。見衆中有許多衣衫襤褸鳩形鵓面之人。便說。各位大概都是苦人。貧道都來俵送一分。衆人要看他如何分法。誰知道人說完了話。預備走路。再不拿出錢來。大家都笑他撒謊。道人笑道。請他們各自摸摸腰包。看那些窮人。一聽此言。爭先挖自己的腰包。果然每人挖出一份銀錢。大家認得分明。就是方才送給道人的錢。不曉他用甚法兒。送到各人身邊去的。衆人才知道人真是神仙降凡。就中只有伯皋更爲留意。看得道人走了。自己緊緊隨住。一直追有三四里路。看看人烟稀少。是個荒野之區。那道人忽然回轉頭來。含笑問道。貴人遠隨不易。狠對不起了。現在天色已黑。尊隨們還在



那裏牢等。還不快回去呢。伯皋見問。忙着向他施禮道。上仙何以認得弟子。弟子實因有些小事。未敢啓齒奉求。所以追隨法駕。欲待認明仙居洞府。容日專誠叩謁。不道上仙已經識破弟子行藏。弟子怎敢再祕。還求上仙稍停鸞驂。弟子敬陳顛末何如。那道人笑着搖手道。你不用講。貧道全曉得了。你那府中。新近來一妖人。專和令千金作祟。可是麼。伯皋驚拜道。上仙真有先知之明。敢問上仙。弟子生平未嘗作惡爲非。也沒敢欺罔天地。得罪神明。怎會有此妖孽。那妖。究竟是什麼東西。可有法子治他。望上仙一一明示。那道人笑說。妖人不是早已告訴你們了麼。那全是他的真實供狀。倒沒有什麼虛言。不過這廝原是灌口一個蛟精。他却混充龍神。再則縹緲真人奉老君祖師法旨。會同二郎神。辦理移山填海一案。似他那樣道德。焉有不知老蛟被壓所在。怎能輕輕



易易的被他說逃。總因這畜生死期未至。又且不該受老龍鎮壓。所以將他放出。這是實在情事。這畜生說什麼乘人不備。逃走出來。那全是他一派胡言罷了。伯皋見他說得如親見一般。愈加驚佩萬分。不覺跪了下去。叩頭道。仙師真是明見萬里。弟子被這妖精弄得一家七顛八倒。仙師既然知道如此詳細。想必和弟子一家都是有緣。還求仙師替弟子作主。除此妖氛。弟子一家。啣感不盡。并乞仙師賜示法號。仙鄉。道人笑道。看你忠厚老實。原來却會說着調皮話。怎見得我和你們一定有緣的呢。也罷也罷。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我既對你說了這番說話。這或許就是你說的有緣。我也少不得替你去瞧瞧來。伯皋大喜。又叩問仙師姓氏。仙居。道人笑道。妖人本領那麼利害。知道我勝得勝不得。若是弄不過他。何必把姓名告訴你。丟我自己的臉呢。伯皋忙笑稱。



仙師太謙虛了。弟子雖然下愚。焉有連邪正兩途。都辨不清楚之理。因他不肯說。也只得罷了。那道人折回身。和伯皋重返原地。可煞奇怪。伯皋先時跟他。覺得過有三四里之遙。經過許多時候。此時跟着他回來。只一轉眼兒。已回至原處。明知是仙家縮地之術。也不敢多問。那道人也不要他們引路。看着伯皋打發輿夫回去。他倆便手挽手兒。向前緊行了幾步。從此到伯皋家更近更快。只一轉瞬間。已到了家中。伯皋恭敬敬地。請道人在書室。暫時坐地。自己忙忙進去。對夫人們說知其事。夫人慌道。老爺這回要小心些。別再弄得像那個丁法師一般。回來得罪了他。可不是頑。伯皋只說得一句。這位確乎是天上真仙。決計不得差錯的。一語未了。猛見薰姑悍然而入。指着伯皋夫婦。厲聲痛詈道。好好。你們倒會搗鬼。剛才弄了什麼法師來。鬧得我心中不快活。還看



你討饒得可憐。纔放過了。你們怎敢一再無禮。又弄出什麼仙人出來。我倒要看看那位仙人是什麼東西變的。賣多少錢一隻。他的本領。比從前那位丁法官何如。現在還請你倆先試試我這手段看。說着。張口一噓。忽地滿屋中烟霧迷濛。對面都不能相見。伯皋夫妻。只聽得他說。你們這等賤骨頭兒。只配一個個替我死在大水之中。夫妻倆未及答言。忽然平地水起。自數寸至一尺二尺三尺。一眨眼的工夫。水已深可沒膝。水中還有許多魚精蝦怪。醜惡猙獰的。爭着攪人。一霎時。室內外人聲沸揚。鷄犬不甯。伯皋夫妻對坐床上。只有坐以待斃。看看萬分危急的當兒。忽然震天價一聲响亮。宛如平空起下個霹靂。霹靂過處。頓時烟霧全消。光明加倍。伯皋睜目一看。不禁大喜道。上仙相救。我一家有了命也。夫人也已看見一位道人。手舉拂塵。立在水面上。水不沾濡。



衣履乾燥。好似立在地上一般。那道人念念有詞。舉手一揮。那些水勢立退。退的時候。比水起時更快。還有那些醜怪的妖精。也消滅得無影無踪。道人笑着對伯皋說。妖人已遁去。女公子可以無憂。妖人所恨。原在令壻。此去必至孫家逞凶。貧道耽留不得。須索前去救援一番才好。伯皋夫妻。慌忙跪地叩謝。不料眼前忽起一陣金光。早不見了道人影子。夫妻倆俱驚訝不已。道人別了伯皋。駕雲而起。直至孫傑家。剛想下落。因未見妖氣。知妖精一定未到。我這麼下去。豈不先惹人疑。於是沈吟了片刻。抬頭一望。見正東地方。一個大花園內。似有一陣黑氣。慌忙迎了上去。才見一個女人。和一個官員。在花園東首一所空無一人的院落內。對坐談話。道人慧眼一照。已知這女子正是蛟精。官員却便是蝙蝠轉世的孫仙賜。却不曾曉得這是什麼地方。仙賜因何在此。這妖



人怎能知道仙賜在此。却趕在我的前面。先來對付他呢。好道人。他便搖身一變。變成一個小小螞蟻。下落那房子中間。才見那孫仙賜也似受了迷惑一般。被那妖人抱在懷中。親嘴弄舌。醜態百出。那妖人說道。好哥哥。你就跟我同去修仙了道去罷。再遲一回。你那對頭。就要尋上門來找你來了。仙賜聽了。也不說什麼。只呆呆的傻笑。那妖抬頭四望。見沒有生人。就想挾那仙賜。逃出門去。不道生人雖然沒有。那地上的螞蟻。忽然一躍而起。馬上變成個道人模樣。笑嘻嘻地。向他們一攔。說道。慢來慢來。要去。唔們一塊去。有那麼好地方。怎不繫帶繫帶貧道同去頑頑。那妖一見道人。早已拚命的丟下仙賜。奪門而去。道人也不追趕。只在門口大聲道。兀那蛟妖聽了。你也是有根基的靈物。趕緊回頭。大道有望。若再執迷自誤。我貧道雖不破殺戒。將來自收收拾你的人。





到了雷霆壓頂悔之太晚了。說完了話。見那蛟駕着黑雲向東海方面逃去。裏面的孫仙賜却已回復本性。呆呆的立在室內。回想方才情形如夢如寐。恍恍惚惚。倒底是怎生一回怪事。正是百思不解。及見道人進來。方才叩拜於地。說道。弟子方才被什麼妖人迷住。弄得身不由己。神知不清。大概是仙師預知弟子受難。前來施救。敢請仙師賜示法名。并求解釋頃間之事。弟子不勝感幸。道人坐下來。向那仙賜嘆口氣。說道。才別不久。你就連自己師傅都不認得了。紅塵迷性。一至於此。豈不可嘆可悲。告訴你罷。我便是你前生師傅文美真人了。你是一個蝙蝠小虫。如今初次轉世爲人。你的根器不同平常。苦的是出身太卑。將來雖能成道。隨時隨地都免不了魔折危難。至於今天所遇。乃是你前生冤仇。如此那般一回情事。此妖不該死於我手。況今惡貫未盈。天



條未及。所以放他逃去。將來恐仍須和你作對。你得早早自定主意。見性明心。方不爲世情所拘。外物所誘。將來如有急難之事。我自打發人救應你去。你也不必預先憂怖。有阻向道之功。吾言已盡。卽今就要別過你了。那仙賜受了這番訓誨。才知自己前生之事。并知眼前點醒垂救之人。卽是自己前生的師尊。不覺跪下去。叩頭流淚道。弟子承師尊天高地厚之恩。怎敢自不習上。有負師尊的教訓。自今別了師尊。便當回家別親。棄官遠走。前去窮山深谷。修煉性命之學。萬望師尊先把入門第一步功夫。和修持口訣。先傳給弟子。弟子方可日漸精進。不致誤入岐途。文美真人點頭道。你還有俗緣未了。一時三刻。就要出家。怕未必辦得到。到了機會來時。自然會逼得你非走不可。現在却不消急急。至你立志堅決。勇猛向上。却是深可嘉許。我今便傳你一些方法和口



訣依此勤煉。到三年之後。便可斷除烟火。強長筋力。就於將來修道上。也不無好處呢。孫仙賜再拜而起。真人把方法口訣。傳給了他。說聲後。會有期。努力向上。便化道金光。瞬息不見。仙賜跪拜送行。等得金光散淨。方敢爬起身來。却還不曉得。自己現在什麼地方。怎麼這半天功夫。也不見個人進來。況且房屋精美。陳設富麗。決不像是尋常人家。正待起身出來。忽見外面是個絕大的花園。花園裏面。樹林深處。隱隱有幾處紅牆黃瓦。偉大莊嚴的宮殿。仙賜這才有點明白。原來是給妖人攝到皇城中御花園來了。仙賜不禁唬得目瞪口呆。這時虞舜早已倦勤禮讓。夏禹爲帝。夏禹雖亦出身民間。並非定有家天下之心。但以在官人員。無緣無故。會跑到御花園去。這總是一件駭人聞聽的事情。萬一查問起來。仙賜職爲大夫。又不便將妖人攝來那種無影無踪的說話。



去唐塞人家。仙賜這時真急得走頭無路。心中又怪師尊既能救我於妖人之手。怎不把我帶出園去。呆想多時。知道站在這裏。終非久長之計。不如找條出路。溜了出去。要是不被人碰到。這事也就完了。萬一碰到了什麼人。也只好到了那時。再作計較。想定主意。不敢遲疑。拔腳就走。可恨那花園雖不甚大。也有數十里方圓。而且方向不明。路徑不熟。走了多時。反走到園林深處。看看天色向晚。園中看守之人。都歸各人住處。紛紛進園而來。仙賜越加慌張。正在着急。忽見前面有個女子。在那假山石後。向他招手道。孫大夫迷了路了。仙賜見那女人竟知道自已姓氏官職。又且在此御園之內。正不知這是什麼人。這人究存的好心。或是歹意。一時應又不得。不應又不得。不由格外着忙起來。未知這女子究是何人。却看下回分解。



八仙得道傳 第十二回

